

青藤書屋集

陸

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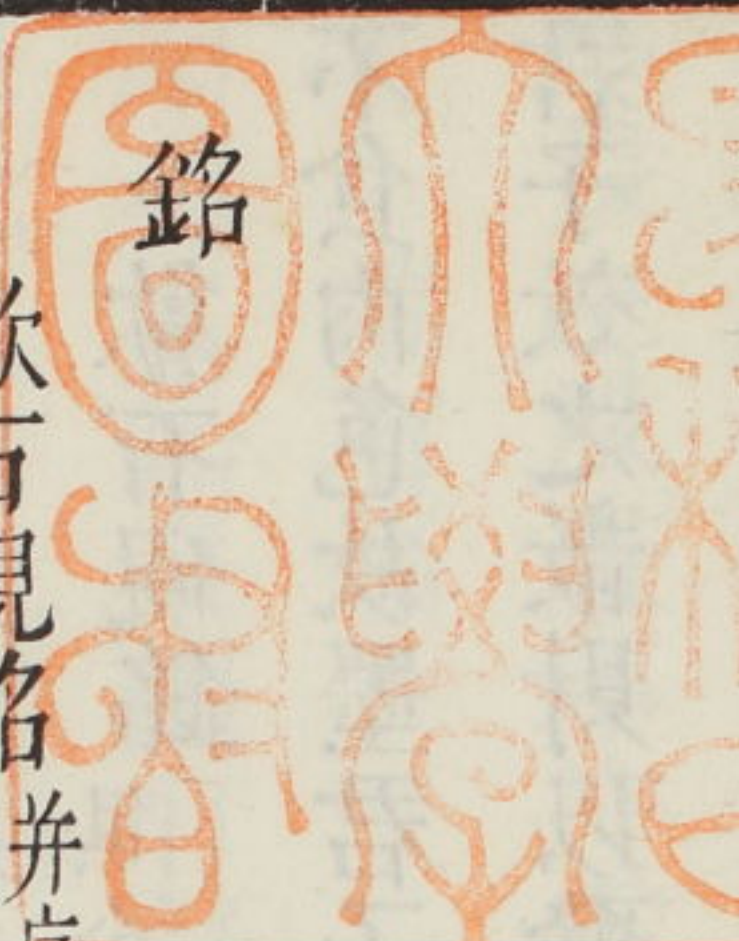
1475

45



門 1 4  
號 1475  
卷 45

青藤書屋文集卷二十三



歙石硯銘 并序

山陰徐 渭文長著  
公安袁宏道中郎編

出歙西門步長橋望黃山羣峰插天如劍戟入  
日就小肆用錢二百五十貨得此石雲紋而寶  
沙照日中瑟瑟若東夷所鑾屏扇然以墨易膠  
稍乾為磁吸鐵龍尾之佳者也時王仲用賞之

徐文長文集卷二十三

海山仙館叢書

昭和十五年  
五月二日  
購

曰轉博可得錢千五百久之歛客從獄中持歸  
爲余斲兩期而復璞以來余將寄斲於吳而先  
銘之如左

市於歛歸於越復返於歛終來歸於越石耶能忘情耶  
銘於若盧斲於吳安保其終於吾人耶能有情耶

歛石硯銘

俱金星元色

不食肉色故墨君子效之絕葷以養德不聚金布則星  
君子效之散財以發身

又

萇宏血老千年黜女媧割取三垣宿鉅橋撒粟一掬朽  
亭長左股晝不守雲興水泳龍夜吼

端石銘

端石之嘉曼墨有聲如螻跋沙斯乃然耶翩翩公子夢  
筆生花

又

鸚鵡之眸有無不足求人且病眸爲石之疣

端石螭硯銘

頷則燕而虎爲頭睚則螭而鸚鵡爲之眸彼飛而食肉

此飛而飲於流墨卿耳何足以侯

無眼端石銘

鸚鵡之目偶端石或取以驗真或指以為疾我則不然  
問果落墨不落墨

馬策之端研銘

寶端紫鸚鵡睛此俗見孰不能此端紫乏鸚鵡以麤險  
麤岷刀削玉

又

小端稠墨捷翡翠之削金毫屢閣而不染赧難為乎苦

吟

鼉磯研銘

稠險麋一何捷敗頽兔猛於獵馬善走必蹄齧才難哉

又

拔中山吾女訝猶勝彼攻卽墨者終歲而不能下

鼎研銘

硯面團徑尺沼寸亦團  
而橫墮背之足極短

背之日鼎其腹烏三足雖蹲以馳迅羲轂面之月蝦蟆  
啄沼勺水鬼微復寸冰霄今宛如胸面之雲險麋興寸  
膚用以雨蒼生

破膽磬銘

并序

家藏古白磁膽瓶嘗採梅枝浸之歷春夏花而  
實後破於冰考其聲類泗濱嘉石取其半縣齋

中銘曰破膽磬

膽之成水入空出以養其莖目觀其色之榮膽之冰水  
出空入以縣其傾耳聞其聲之鏗一出一入為聲為色  
見聞別差妙性不忒

刺匣銘

如鬼如帝一物兮達爾司其滕操而不發外貌則淺實

折其裏古有藏名其殆謂子

篆櫝銘

嘻吾何嘗不吏於茲世哉塵以外吾悉得而主之故置  
符無拘陟黜也不時故目亦不一其除其所奏記者始  
初之室關白者蓑笠之鄉而一為檄召則維猿鶴之章  
苟一用於塵內朱數日而不揚敢告爾櫝庶謹其藏

竹秘閣銘

大書縣臂小則不能臂濡於墨而漬於紙何以異於夏  
月之蠅不縣而縣惟女勅

又

中書大書用肘與腕蠅頭蚊脚握中其管閣以擊之墨  
不浣肘刻竹為閣創驚妙手妙手為誰應堯張叟

書櫃銘

噫此古之所謂博學君子者與歛而閉之惟木扣而取  
之惟欲入耳出口小人之腹

又

古人已死君何讀弗得其精兮何其爾櫃

青藤書屋文集卷二十三終

青藤書屋文集卷二十四

山陰徐渭文長著

公安袁宏道中郎編

記

蜀漢關侯祠記

馬水口為備胡要地舊以其任付守備比始用廷議設  
參將一領卒三千人以鎮之謂遼東李君某為今寧遠  
伯冢嗣世稱名將家子往鎮莫宜詔曰有君至則一省  
關權令貨趨集便卒需卒死無以葬則出已鏹為死者

棺殮飯祝異時卒馬死主將得自補馬操其羸值公悉不然勞逸苦甘與卒共有既又節縮已奉度可構塗乃顧視北門從萬山中得靈秀所作廈一區爲殿者二爲門者一竝足三楹兩廡翼之煖蓋材工靡不緻好蠲卜時日奉蜀漢前將軍關侯象以居之歲時伏臘割羊豕吹鐃歌樂用以侑神已乃促騎抵燕迓予以來而以記屬予過君請曰何居君曰某不敏生而慕忠孝節義人而蜀侯爲最著歿而爲神又惟侯爲最靈曩在遼從大人逐胡夢寐見之若有所感今茲門以北數程胡落也

子家世受國恩爲國備亭障正如孝子之奉慈親卽有痾瘡宜無所不至豈憑恃劑療遂廢禱于神祇予應之曰郅都在漢匈奴憚之迫其歿也爲偶以射竟莫能中侯勇義朗映華夷所嚴非郅都比矧生者有公輩在胡如有知寧敢望馬水發一矢耶至於史所稱侯愛惜士卒獨侮媠士大夫愚以爲卽使有之特加於請昏之狡吳芳與士仁等之攜貳而不知彼三人者皆漢賊非可與語於士大夫君旣惜士卒至賓客賢豪靡不倒屣虛左是真善學侯者君之祠侯宜莫宜於此矣某謹爲書

曰祠始於某年月日越若干日而成費金若干董役者  
爲某官某

坐臥房記

凡人居一室之中晝則坐夜則臥坐則箕焉弓焉臥則  
蛇焉龍焉此夢覺之常耳人孰不然而青野子顧作室  
而房之而名之而使予記之何居莊周有言夔憐蛇虻  
憐蛇蛇憐風風憐目目憐心謂行者不如無行者之妙  
也行者動以形也無行者動以神也無形之動是之謂  
至動然則不必不行也不必行也而一室之中可以照

天下觀萬有通晝夜一夢覺而無不知不然其坐也箕  
焉弓焉而已矣其臥也蛇焉龍焉而已矣人皆能之而  
青野子何以之而名房哉

西施山書舍記

西施山去縣東可五里越絕若吳越春秋竝稱土城後  
人始易以今名然亦曰土城山蓋句踐作宮其間以教  
西施鄭旦而用以獻吳又曰恐女樸鄙故令近大道則  
當其時此地固鉅麗要津耶更數千年主者不可問矣  
商伯子用值若干而有之山高不過數仞而叢灌疎篁



亦鮮澄可悅上有臺臺東有亭西有書舍數礎舍後有池以荷東外折斷水以菱而亭之前則仍其舊曰脂粉塘無所改出東南西而山者聳秀不可悉悉名山也遶其舍而畝者水者不可以目盡以田以漁以桑者盡畝與水無不然余少時蓋觴於此而樂之茲伯子使余記余雖以病阻其觴然尙能憶之也率如此嗟夫土城一山耳始以粉黛歌舞之宮當鉅麗傾都之孔道而今變而且遷之一旦寥寥然爲墟落田夫野老耕釣徘徊於其間或拾其墮釵於鋤掘迨於陰晦又往往詫野火轉

燐於夜歸牧唱之兒童宜無不感而噓資野人之聚而談者矣至其易治以樸易優伎以農桑本業專而謠俗厚則有識者又未嘗不忘其悲而爲之一笑也伯子聰敏擅文譽達事變試從讀書暇一登茲山而望之或觸於景而有如吾前所言者姑取而咀之儻亦一解頤耶伯子名濬字景哲

函三館記

吾儒曰三才老曰三生萬物而冠之曰一生三乃釋也則不立言矣卽一字且掃抹之矣而況於三乎乃其舉

後文長文集卷二十四 四  
世界之中之外之諸有至於竭恆沙之數而不可殫卽  
隸首復興弧矢勾股操其法日百億聚其徒用其百億  
徒之指以礫碌奇偶而乘除之亦日且不給矣又何貴  
於萬與生萬者之三與生三者之一哉然則爲儒者將  
何居曰一非自能一也從無而有一也三非自能三也  
從無而有三也萬非自能萬也從無而有萬也辟之生  
人然一者始生祖也三者父也萬者子與孫也孫孫子  
子相爲無窮也則上古未生人之前祖從何而生哉知  
此則爲儒者知所以居矣陳子起侯名汝元別號太一

以小戴禮舉明經今爲文學於郡者抱美質外醇而中  
茂志淵以勤意不欲沾沾稅駕於小儒乃作館藏書動  
以博文靜以觀妙晝夜孜孜若有端倪命館曰函三記  
則屬余余憶函三之說雖出於小戴註家乃昉於弄九  
公之皇極經世而弄九公之於此也余莫得而闢其門  
又頗憶河南青田及考亭五先生闢其門矣至其自檢  
亦各謂未得入其奧然而後之秉道權者往往以孔門  
正派印五先生也而以數爲支流也則似稍稍微詆弄  
九公也則數之與道果孰爲左而孰爲右非闢其門而

未得若區區者所可幾也乃文學則必籌之熟矣抑余右所云無也者祖者非敢以虛無之無溷文學乃謂萬有本於無欲文學謹未發之中之謂也夫儒參三才者也一中立而天地位萬物育故子雲以爲非此則止於伎雖然寧有通天通地矣顧不能通人耶子雲亦謬儒矣周王季三氏大君子無所同也用所不同也將各各普於世者同也而一爲經一爲出者不同也

游五泄記

萬歷二年十一月廿有二日偕王圖吳系馬策往五泄

初宿謝家橋明日雨山行驢不可負莫至楓橋駱君意舍止焉明日其兄懷遠公驗來又明日飲懷遠罷入化城寺又明日陳君心學來又明日飲於陳君止焉又明日午始霽遂行兩宿而至五泄寺是爲至日遂登已而大霧窮宇內不見寸形渾若未闢忽復霽遂窮五泄下題名鐫寺之石鼓是夕雪明日午復霽往觀七十二峰攀捫裸厲陟自西潭以漲甚返又明日陟四泄之對岫觀四泄下飯於寺遂裝以歸踰響鍊紫閭長青三嶺日仄至洞巖寺飯罷已燈僧祖福縛炬請觀洞巖入至第

三洞之驚口洞故有外屏近爲占洞者所壞泥入壅驚口返又明日黎飯復行入湖船一夕而至金家巉甫明踰兩小嶺午泛離渚日仄抵家是觀也洞巖奇於陰五泄奇於陽而七十二峰兩壁夾一壑時明時幽時曠時逼奇於陰陽之間以余評之殆莫勝於五泄借物以形容之終不足蘇長公游白水佛跡山云山上瀑布三十仞雷輶電散未易名狀大略似項羽破章邯時庶幾近之矣是行也去來凡十有三日陸行三百里水行百三十里宿於駱四夕於途如之於陳一夕於寺再倍於陳

余墮驢者二越溪而溺者一濡者四五驢蹶於嶺者三諸子淖而跌者弗論也得詩二十首每作諸子必和之

閻記代

前知府富順湯公紹恩之閻三江也事具陶莊敏記中至於今五十年無以潦告者膠石以灰秫久而剝石因之亦少泐水日夜走罅中顧有以旱告者矣萬歷癸未宣城蕭君某以戶部郎中來知紹問俗所苦知而往視之得所以白其事於省諸大吏許之協其議於僚二三君令判府楊公某專其治而屬工於縣丞某出庫羨銀

若干兩役夫若干人用冶錫室所泐竝發巨石凹凸其  
兩顛而規之凸以枕上流凹以銜舊發匱包之令水不  
得越新包嚙舊發銜之際冶鐵爲小腰以錮之其於舊  
發如車有輔如齒有唇倍壯且久君雨雪躬往幾月而  
成成以予同年也謬以記告曰無他以屬後也予嘗聞  
父老言始湯侯時以民苦潦甚故役三江及役而民又  
爭以病告此猶可委曰初不知利如此也而今則知之  
矣最可委又不過曰湯費則課畝役則槩發丁也而今  
蕭侯費則庫羨役則民日子銀三分役兵兵嘗有顧則

予二不課畝槩發丁矣而尙有以不便歸蕭侯若曩昔  
湯侯者則後之便蕭侯者安知不如今之便湯侯者耶  
始麇裘繼袞衣始病褚伍繼美誨殖下之難調蓋自古  
而已然矣閘潦而啓不時則海畝者竊決塘竊則罪故  
海民謗閘無閘則海魚入潮河魚出汝閘則否故內外  
漁邇閘者謗閘他則宅是者謂閘阻潮汐吐吞改水順  
逆關廢興故宅是者亦謗閘夫謗烏足信也而或者謂  
閘啓閉故有準乃萬不可爽爽有微甚則畝害亦視之  
此其敝在掌費者靳與私則然其涸也則外漁賂以滯

徐文長文集卷二十四  
閉者則然斯二者誠有之非謗之類矣噫此其責亦可謂下之難調耶夫造物之生人也勞矣生而病則資醫無醫猶無生也故醫之勞與造者等今聞造者誰湯侯也醫者誰蕭侯也繼蕭侯而醫者知爲誰勞則等也醫之劑凡幾窒泄於癸一也斬而滯啓賂而滯閉者痛砭針之二也

西溪湖記

虞之爲縣壤高河水東下舊有湖曰西溪者當縣西南主畜水以備旱三鄉負郭之畝恆賴焉宋末李顯忠旣

請其高者以牧福邸仍之遂盡田以庄湖始廢旱輒不登元尹林希元欲復湖之不果入明田旣稅則湖益不可復矣萬歷癸未夏旱知是邑者爲宋侯旣合衆以禱乃更求長策得湖以請於府某公某若省及分省諸公竝得可遂復湖湖東起湖山麓北抵鄭家堡迤北以西至龍古嘴前村之高阜南盡長港埭從而長得弓可九百二十七衡而廣損從者三之一周而度之爲丈者千七百五十二當湖爲田時計其畝可千六百二十六茲復田以湖宜仍抵湖以田也而夏蓋白馬三湖適得新

括浮畝可五百有奇第都之區曰十二者括地復得隱  
畝九百餘二百直買之以抵田而稅有隱羨於某所者  
若干括得之適相當復用以抵稅蓋二抵具而湖告復  
始果他若水道宜塞者塞之凡七所宜引以佐湖者引  
之凡三十有六所闢之以濬以泄坊一以表築室一以  
省責其成於里之正長畚鍤所及計高廣近遠而課之  
竝有差費取倉粟庸取募丁閱幾月而迄事是役也不  
勞民不耗公取浮修墜下相地紀上佐天時而中免夏  
畦之桔槔使吾虞千百年之久魃雖苛不能必饑與殍

於吾民也是孰使之然哉眾謀記於予子謹記曰侯名  
某字某某地人以某支干進士來知虞治廉平而興學  
獎士尤諄諄云

義塚記

代

古者井田以養民亦鑿井以共飲而死徙無出鄉四井  
爲邑間有徙者徙是邑而已故易之井曰改邑不改井  
往來井井曰改曰往來者徙也曰井井者言徙而相恤  
彼井猶此井也易舉飲之井固卽耕之井矣夫有田以  
養何煩於客徙而不出邑又安有客而死者後世井廢

而養窮則不得不取養於客客而不能歸則不得不鬼於他方而燕爲多多矣而欲逐以營之如范式李勉其人則燕又爲少會稽白子受采義人也求鄉之老而賢者十人與飲誓酬而興曰殤劇矣盍塚諸然塚必自吾鄉與山陰始十老曰諾告而從者三百人得銀之兩千一百四十有奇買地逮宇齊化門之外六里曰崇南坊飭而塚焉其大可容其規可以久事旣迄白子以予嘗與聞也遂以記謁予蓋嘗讀周禮塚人而疑塚人之設若曰官出地以族葬國民有墓大夫以掌之則民宜無

不葬者矣而禮記月令乃復有孟春埋胔之政西伯之仁其使民送死當必無憾而岐周之野又間值遺枯而僅幸以掩夫若此者豈古者墓大夫之葬特專爲不遠徙之農民而職業所拘有行貨行役於他方者猶不免於溝壑乃若西伯之掩而曰枯此則亶父尙未遷岐時之鬼耶夫王政亦何常要在隨時而補之以義墓大夫不足故補以埋胔岐之枯骨失於先故補以追掩國家所在有公塚以澤諸殤塚亦曰義初不虞客鬼之多如此也公塚而鞠故補以私徙則出鄉矣而死猶似不出



其鄉之井也子感且嘉焉故記成而置碑仍其名曰義塚他若塚多羨地與舍酌所息以需事特詳而尤善者隔女塚以別嫌籍地舍若工始末時若課工若諸創者助者貲者名氏若貲之等悉碑北

石頂浮圖記

代

始予之治新河也本以利農士相顧指形勝曰是且利我乃遂以新河口可浮圖請予復爲作浮圖於河口小市石頂梯者九觚而面者八高以尺計可二百所糜銀以兩計凡三千有奇率倚募不出帑一錢總而董之者

爲某官某分而理之者爲某邑人某出納而監之者爲生某始壬午九月迄乙酉四月而浮圖成予嘗謂人處天地間而氣與之通氣有溫涼寒暑濁清忻慘和沴凡此諸祥與諸不祥竝從人口鼻膚孔榮於藏府乃始澆漱志慮儲於心智而發揮於事業與飲食衣服功用大相等蓋一吞吐服習間而靈蠢係之故昔之人視山川城郭間氣有欲去而不留者必假物以留之若投轄於井牽挽酒賓使復宴笑一堂不遂落莫蓋自樓觀亭臺以至改一檐蔭一樹而浮圖則其最大者舉無非留之

之具也氣留則爲諸祥氣不留則爲諸不祥故有疆域  
壤聯也而郡邑郊墟相去僅炊煙而風物人才不啻胡  
越者則所云吐吞者有以異之也留屬具使具而苟焉  
則猶無留舟之得水與其風也必帆而後駛帆大小同  
苟完缺異而駛亦因之矣浮圖從大江高石頂拔起二  
百尺觚八面而九梯之其爲帆之大且完也不已多乎  
今夫爲子弟者以疾告其父兄必先以療不已而至於  
請召史巫爲厭勝必且聽之不如是則猶爲有遺力使  
堪輿氏舍其繆迂用此道以治山川城郭誰得而舍諸

雖然此在父兄言則可也萬歷某年月日浙山陰某記

### 修郡衢記

紹爲府領縣者八東南西三道縮錯而道於他府號最  
衝凡縣若他府有事於紹之府者輿馬與人蹄踵如織  
雷轢而杵鳴介然惟一衢乘之而際府治者爲甚故其  
圯也亦易於他衢圯而霖則沃不霖則傾不特病於履  
於觀亦陋今庚午或有新之之請當其時知府事者爲  
某判爲某推爲某咸以爲比歲方饑卽衢矣必且勞民  
與其勞民寧陋觀而病履也而民之輩某某者相與謀

曰三公明府以勞民而罷衢卽以毋庸於勞民而新衢者請可得也於是某等以其辭請諸公可之遂衢衢成計府以南止橋以東止閣之東踰若干步爲丈縱者若干橫者若干計石若干役工凡若干銀爲兩者若干銀所自出上自閣之大老若卿大夫士下至庶人凡若干出銀之等多至若干少亦不下若干蓋所謂毋庸於勞民而便厥履新厥觀者也邑人某記

長春祠記

歛之何君曰洪者其父翁諱某當嘉靖某年間賈於杭

得君最晚其後翁漸老君曰賈不可已而養又不可違於是始買廬以迎翁遂世爲杭人旣歿塋湖南之麓刻木爲祠甲子間君之仲子昺有疾大困禱醫勿驗會人曰餘姚有徐叟永者能致神迎之永所致者神附筆以書自云純陽子輒賦詩詩曰三春柳外鶯聲好啼落殘紅半樹花分付杜鵑休叫月一窻香雨濕春沙書已君誦詩知昺不可救已然時正冬而此云三春卽不救宜尙緩後六日昺死君懼復令永致純陽子問所以純陽子曰昨云三春三春者謂昺六日人也示矣主人不之

省耳君大愕且痛哀其子純陽子因謂君曰死者不可救矣生福不可修耶吾爲爾號福修子且曰吾輩近亦厭壺嶠而欲少憩人間西湖之南有山曰長春君家墳墓在焉其爲吾卜築於此爾兩世祖皆吾仙籍中人故來以此相屬吾屬不可妄得也君稽首聽命於墓之麓卜日命工面江翼山中奠一閣左右夾之上構一亭飛梁壘石下覆以室用備時享斃池澄深欄楯聯校雜樹鮮花奇禽響答儼然紫都始青之鄉凡所規擘悉出神意扁聯之畫亦並神書多至數百餘字悉皆瑰逸迥無

埃塵始某年月日既成肖像以升凡列仙籍者自某位至某位十有幾人而君之祖某公若女祖仙姑與焉四時之祭品數有等直計工財糜金若干餘兩子始聞謂神仙方厭世而復索居於人初不甚信及是會何君於逆旅君飲我以酒道其事甚詳予觀何君信人也予雖不信茲事豈宜疑何君哉予嘗覽純陽子傳純陽子與人間來往事至多不足甚恠至王方平欲會麻姑豈無其所乃至飲食於蔡經家此猶曰暫耳若梓潼真人令苟洙父子爲其作殿自扁曰霄霞自爲之記而復自書

之其畫與文悉晉人名家筆也是孰能偽之哉今而後  
乃知世有忠信不琢之士如何君者雖神仙亦不得而  
遠之也如此然則今之記君宜請純陽子自爲之如洙  
父子然要當不下梓潼真人而顧使子凡近者爲之又  
何也

半禪庵記

人身具諸佛性辟如海水結諸業習辟如海冰當其水  
時一水而已安得有冰及其冰時雖則成冰水性不滅  
又如煉汞求朱矯白爲赤齊鉛作粉熨白爲元變染而

成各有界畔如由吳達越必經錢塘江心之際吳越分  
矣然東則投吳還西則越分無定形際難剖趾由斯以  
宣半義舉矣微之休宓居士程希正甫家黃石潭上大  
谷中萬松最深處垣園百畝名松逸園裁勝構建旣成  
八區景聚心娛莫不畢備乃就半山束茅以庵用旃檀  
肖大士及諸菩薩栖其中而題曰半禪書其鄉王山人  
仲房園記以來而摘庵記於予予惟正甫爲人風雅勻  
停根塵融會所云半禪將謂居士未離家緣是則半俗  
稍脫塵網是則半禪斯義諒爾辟如塑像工人以一石

香屑和一石土沙而爲一佛香穢雜處終不成半又如  
鴛雞鸞生一頭東行一頭西赴不着一邊大修之人不  
若頓超諸緣盡澄性海則茲半俗莫非半禪舉茲將化  
未化之冰悉還一水無禪可半何況半俗鉛白汞赤越  
東吳西義復如是天池居士方墮無限俗中有全禪契  
真諦不妄爲作是記儻書入石記持向仲房古矜二長  
者叅之

呂氏始祖祠記

餘姚之有諸李其一爲呂也而呂之遷餘姚者則自新

昌始蓋在趙宋有呂億者仕某宗朝爲大理評事扈蹕  
而南遂家新昌七傳而至鎌鎌父某尙宋福邸官郡馬  
當其時虜逼宋且及戚畹鎌始圖遷避之不果傳珙珙  
傳貴義虜果及而始遷上虞之達谿悅餘姚山水再遷  
餘姚之新河於是餘姚有呂氏呂與李聲相近也高  
皇帝新立用法嚴當貴義公世籍戶口書誤易呂以李  
及覺而籍已上欲請更不敢貴義用是缺然以終其身  
及簣呼其子德玉訣曰吾死其令呂氏子孫世世著姓  
生則從李而已沒仍呂自鎌至德玉世修德聞於姚自

德玉幾傳而有今師相公名本以對策中上旨甲第  
歷翰林自國子師拜相佐世皇帝致太平十有四年  
辛酉夏以太夫人憂歸服既闋舉廢追遠漶漫一新顧  
謂冢子禮部君元曰姚自始圖遷以來積德幾二百年  
而始集於我幸不墮其可以怠厥事女其更營之禮部  
君亟共命趨而拓舍旁地以祠四公自鏃至德玉治主  
以升又置田若干畝以給其屋儀物數登降之節悉如  
我明集禮始某年某月日師相公樂觀其成扁其門曰  
呂氏遷姚始祖祠使來命某以詞曰予將劉諸牲石某

再拜皇汗謹按呂世侯伯自夏封太岳周太公望封齊  
入漢以高后戚封侯者亦多至二十餘人而霸晚最顯  
其後子孫在魏有虔在唐有延之延之子有渭渭之子  
有温有公在石晉有琦在宋有蒙正有端端子由誠由  
誠子億實始新昌凡茲十一公一侯兩相上卿者四人  
侍從出守者視之噫盛矣然始衰於戚當二十侯時族  
矣而霸僅以穉免積千百家而後有文穆公蒙正正惠  
公端及鏃之圖遷也又以戚雖禍殊族然播越亦幾衰  
矣又積二百年而始有公其在三代則太岳太公望在

木則文穆正惠也功德在天下發祥在祖宗報之以祠孰曰不宜某遂頓首作詩曰

周呂纘夏胙土於青祀岳煮海實惟神明迨於中葉兩以戚故日中而彗亦世之數在漢不戚馴至霸度大起宋唐十有一賢惟賢伊何二相四卿他昔侍從代爲明臣自剡之居則爲宋戚再卜而遷乃居姚邑始甃於鎌積二百年又大於公師帝格天功德業業爲望爲岳其在宋室正惠文穆相公曰噫荷茲景祺是不在我福由祖胚作祠於姚實尋故址宏構拓基則自公始旣卜四

主用宰以升春秋饗祭嗣歲肇興室宇物儀遵我王制族宗百口可謂曰知檐角翬飛江海之湄追遠歸厚式此孝思

石刻孔子像記

何氏餘冬錄載黃伯固曰偶考夫子象無髯惟家廟小影爲真又引孔叢子云先君無鬚髯近郎氏七修稿亦云吾夫子七十二表形容盡矣今象夫子者多鬚而彼表獨不稱須可疑也意伯固所顧有據然予讀家語孔子適鄭與弟子輩相失獨立郭東門鄭人謂子貢曰東



門有人類似堯項類臯陶肩類子產然腰以下不及禹  
三寸纍纍若喪家之狗子貢以告孔子笑曰形狀未也  
而曰似喪家之狗然哉噫吾夫子之然殆傷已往往於  
諸國君而往往不遇終無所投止四顧徘徊如喪其家  
者然也不遇則何補於東周此春秋所以作也故曰吾  
志在春秋噫徒志而已矣東門人乃親見夫子孔叢子  
夫子後而荀子書云東門子姑布子卿則善相人者並  
不髯夫子則貌夫子者宜不髯韓昌黎肥而胡韓熙載  
癯而略鬚兩人皆諡文公姓又同繪事者亦兩相誤乃

知人間事誤不少

烈婦姚氏記 代

隆慶六年七月九日郡城三校諸生上書於浙代巡謝  
公言山陰縣十六都民姚忠女姚氏當嘉靖三十六年  
甫十有六嫁本縣迎恩坊民朱縉縉父故權吏死而家  
益貧縉嗜酒失業閱四年并其妻自鬻於某宦家將挈  
以之京妻覺之恚曰是將及我且吾夫縱辱吾夫族若  
吾族儒家也奈何令儒家女蒙嫌至此哉欲拒知不可  
乃夜紉其裾袂以自閉懷石沈河死實下和豐坊界上

去其居不百武其後縉竟以貧死無家且無後事遂不  
章唯明公仗節蒞浙急大體先教化所至郡邑錄忠孝  
貞廉之輩以風曉末俗無問幽顯如姚氏者不宜久使  
沈淪公覽書下其事於縣長吏長吏詣姚氏故所居處  
召三老子弟及故嘗曉此者問所以咸如諸生言謂宜  
表姚氏宅而縉先以無家死表無所歸始議碑於其故  
沈所以覆公報曰可且曰碑以表姓氏久卽湮耳其記  
之以備作志者之采令君謹承公命來徵記某旣記其  
事如右因感之而歎曰余老矣垂八十矣涉事頗不淺

至每見旌婦人問之非某貴人之妻則曰某貴人母也  
雖未必盡然要之槩如是耳於是受旌者方矜之以爲  
甚難而評乎旌者且眇之以爲甚易夫旌之者風之也  
苟易矣曷風哉至如今姚氏舉則絕反是蓋受旌者得  
之爲甚易而評乎旌者重之爲甚難難之者風之也噫  
惜哉不意余老垂八十而復一見院臺邑長之善於風  
民若此也故於記事之餘并及之以告

鎮海樓記

代

鎮海樓相傳爲吳越王錢氏所建用以朝望汴京表臣

服之意其基址樓臺門戶欄楯極高廣壯麗具載別志  
中樓在錢氏時名朝天門元至正中更名拱北樓皇  
明洪武八年更名來遠時有術者病其名之書畫不祥  
後果驗乃更今名火於成化十年再建嘉靖三十五年  
九月又火予奉命總督直浙聞軍務開府於杭而方  
移師治寇駐嘉興比歸始與某官某等謀復之人有以  
不急病者子曰鎮海樓建當府城之中跨通衢截吳山  
麓其四面有名山大海江湖潮汐之勝一望蒼茫可數  
百里民廬舍百萬戶其間村市官私之景不可億計而

可以指顧得者惟此樓爲傑特之觀至於島嶼浩渺亦  
宛在吾掌股間高翥長鸞有俯壓百蠻氣而東夷之以  
貢獻過此者亦往往瞻拜低回而始去故四方來者無  
不趨仰以爲觀遊的如此者累數百年而一旦廢之使  
民悵然若失所歸非所以昭太平悅遠邇非特如此已  
也其所貯鍾鼓刻漏之具四時氣候之榜令民知昏曉  
時作息寒暑啓閉桑麻種植漁佃諸如此類是居者之  
指南也而一旦廢之使民懵然迷所往非所以示節序  
全利用且人傳錢氏以臣服宋而建此事昭著已久至

方國珍時求緩死於我高皇猶知借鏐事以請誠使  
今海上羣醜而亦得知錢民事其新款如珍之初詞則  
有補於臣道不細顧可使其跡湮沒而不章耶予職清  
海徼視今日務莫有急於此者公等第營之母浚徵於  
民而務先以已於是予與某官某某等捐於公者計銀  
凡若干募於民者若干遂集工材始事於某年月日計  
所構甃石爲門上架樓樓基疊石高若干丈尺東西若  
干步南北半之左右級曲而達於樓樓之高又若干丈  
凡七楹礎百巨鐘一鼓大小九時序榜各有差貯其中

悉如成化時制蓋歷幾年月而成始樓未成時劇寇滿  
海上予移師往討日不暇至於今五年寇劇者禽來者  
遁居者懾不敢來海始晏然而樓適成故從其舊名曰  
鎮海

酬字堂記

鎮海樓成少保公進渭曰是當記子爲我草草成以進  
公賞之曰聞子久僑矣趣召掌計廩銀之兩百有二十  
爲秀才廬渭謝侈不敢公曰我愧晉公子於是文乃遂  
能愧湜儻用福先寺事數字以責我酬我其薄矣何侈

爲渭感公語乃拜賜持歸盡橐中買文物如公數買城南東地十畝有屋二十有二間小池二以魚以荷木之類果花材三種凡數十株長籬亘畝護以枸杞外有竹數十箇笋迸雲客至網魚燒笋佐以落果醉而詠歌始屋陳而無次稍序新之遂額其堂曰酬字

青藤書屋文集卷二十四終

青藤書屋文集卷二十五

山陰徐渭文長著

公安袁宏道中郎編

碑

會稽吳侯生祠碑

會稽典史吳侯成器徽之休寧人其始仕會稽當海上寇初入內地侯以能將兵知名於是承大吏命提兵守水陸阨塞歷浙東西南直隸與賊遇大小數十戰斬賊首數百級生獲數十人還虜者亦以百計凡戰之處休

止督發設守出鬪有方法禁士卒無毫毛擾居人又能  
舍死先士卒民多知其功者往往就所戰處爲建祠刻  
石今曹娥江其一也父老某等來告厥成請予序事予  
感而歎曰曹娥一弱女子耳當其呶嚶婉戀乃不知有  
門外事至其赴父之難眇大江蹈洪濤慷慨激烈有猛  
丈夫之所不敢爲者夫典史下僚也動爲人所籍倮然  
何異一女子至其當國艱難乃惟知曰吾臣而已其仗  
劍舍身以當事乃不復知有他計此其人皆以忠孝植  
性歷千萬古而同一道今其祠若廟歧然兩相望豈偶

然哉詩曰

伊昔孝娥垂笄統珥當斯之時一女子耳憤江痛父不  
得屍所被髮亂流娥猛如虎今之仕者沈伏下僚倮然  
長歎則怨其遭有寇在庭孰敢攘臂世將棄戈何況邑  
尉桓桓吳公天植忠孝先國後身與娥一道啓宇崇功  
娥江之汜祠木相望照映江水

徐相公碑

神姓徐名龍佛世鳳陽人宋端平三年三月十三日生  
當父官會稽學時嘗從道上拾雞卵腋之得白雞以鬪

莫有敵者父母憎其俠遂去家爲縣獄長未幾改行讀書歸事其父母以孝聞歿而爲神至動人主咸淳三年詔封神爲白衣頂聖入明人爭奉之天順成化間再拓其居於故所稱學西鬪雞場所至宏治初乃有沈潤王世威事潤曰我嘗夜半膠舟淺水鬼火螢遶忽失楫我迷怖號神忽聞空雞遂獲楫以歸世威曰我爲老人隨祭南鎮夜歸忽一白衣告虎至已而果赤虎至我怖不能號白衣詫虎虎去翼我以歸及別問爲誰曰老夫會稽學西徐姓者也於是衆益趨信始請鄉先生陸建寧

記於石而獄有衆以祠神之跡顧漫不知也某縣之六年始刪定建寧記復碑於此而舉其義曰今世之祠神者固以神神也至問其所以神神者何則徒知曰不神胡獲封於人主又安能拔二男子於鬼窟虎口中以予按建寧記神之得爲神與其得封直云相傳耳而二男子事亦僅出其口有無不足據又烏足以證神之神不神哉獨鬪雞有場則真非無據者鬪雞而出於卵腋卵腋而直從道上無故獲之此則真神者事耳意當其時用博用獄以自擲弄必有詫呼束縱於園場中絕奇

特異其禍福善淫可以動天而宰幽者端平咸淳終神之世僅三十年正南渡兵時宜典籍之不備也今獄旣祠神卽不備不宜絕無所識卽識又不宜以無據者充也故予取於神卯而腋且拾者以存信爲作歌曰卯兮伏兮雌所職兮拾且腋兮僕代羽以翼兮孰思其故而能得兮膊膈膈兮戰靡北兮舍博而徒掌索纒兮生俠而雄歿而不可測兮遶園者棘兮彼稷稷兮儔善而寃儔慝而歿兮

季先生祠堂碑代

先生蚤聞新建致良知之旨旣浸溢懼後之學者日流而入於虛也乃欲身挽其敝著書數百萬言大都精者索務實踐以究新建未發之緒四方之士從之游者數百人自筮仕至老且革無一日不孳孳問學者亦且數十年此其卓然以繼絕學覺來者爲已任而處心制行光明夷坦孝友忠信蓋卜諸鬼神鬼神許之質諸兒童兒童信之者矣間有稍疑之者謂先生當長沙時以嚴以涅爲人所彈詆罷罷而獨居禪林著禮書將有所迎而希也嗟乎是烏知先生哉先生先人秉憲爲大夫家



世祿先生知長沙爲太府罷歸者不兩紀身死幾不能  
殮骨且未寒而三子已寄舍於他人涅者固如是乎火  
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萑苻之盡殺子大叔之不猛也  
芟稂莠植嘉禾治何病於嚴哉而况先生之或過於嚴  
也又其壯年養猶未粹之時乎當長沙之入覲善當軸  
者以書畀先生先生疑其薦已也懷之不達及罷啓書  
果然始推官建寧會寧藩變先生提兵壁分水關院史  
以鄉試役檄府長及先生先生移書并綰長令城守再  
三拒院檄勿往卽得罪勿顧若爲御史得謫則以慈

壽太后及肅皇帝兩宮故批逆鱗卽茲三事其所志  
不在榮進也亦明矣拂之於顯然之章奏而顧迎且希  
於不可必達之故紙迎且希者固如是乎先生之學與  
行仕與處其懿美不可殫舉其大約爲人所疑與信則  
如此噫一疑之一信之彼從其疑我從其信亦足稱賢  
矣乃不得與槩無可信者一食於鄉之賢殆十有二年  
而先生存時往往語其徒曰吾子孫無顯者而顯者之  
先吾所知也吾死慎勿隨世俗爲鄉賢舉與聞者咸志  
之常怏怏一日越中薦紳暨家大人以先生卽不樂於

徐文長文集卷二十一 五  
校未必不樂於社而祀於社又吾輩之力所易爲也議  
始倡和者嚮應郁穎上言遂撤已所居旁舍四楹徙置  
禹跡寺西林實先生舊著書所以祠先生陳按察鵠胡  
通叅朝臣奔走督率益力助貲者旣衆祠所需用旬日  
告成門以二重垣徑略備潔牲卜吉治主以升鼓吹道  
周國人喜躍以某職史也宜書某始見先生時未知學  
也旣稍從事於學而先生則已歿歿而嘗追師之竊比  
於聶兵部事新建之義於是舉也誠快之書其敢辭考  
之古凡功德與言三立者有一焉則祀於國而今先生

居其二昌黎乃曰鄉先生釣於某水遊於某樹某邱其  
可指而樂者有三則宜祭於社而今先生獨苦於學其  
爲三可指而可樂者未嘗居其一顧不卽祀於國而亟  
祀於社也於法雖有遺亦從我之信以俟夫疑者之久  
而自信云爾於是謹書其舉事始終之歲月與鳩工之  
人若先生之世曰祠始於萬歷二年二月之朔越十五  
日而成又越五日而主以入鳩工者爲里人王煉先生  
名本字明德別號彭山以進士仕始推官召拜御史以  
謫歷縣佐長起爲禮部郎中再謫歷府佐止長沙知府

他若助貲者例得書書於碑之陰爲作歌曰  
修篁兮叢枝黃熊子兮招提湘潭兮牧長解佩組兮言  
歸依短寮兮長席載六籍兮以卑栖髡管毫兮杵杵惟  
以遺兮將來淹日月之逾幾靈冉冉其何之祠靈兮享  
靈匪他人兮吾儕靈之來兮總總挽北斗兮乘箕中參  
差兮延佇勞騁望兮何如

知清豐沈公祠碑

代商  
督學

贈光祿少卿沈公鍊嘉靖中以進士知溧陽與御史爭  
可否再調補清豐凡十年稍遷錦衣衛經歷會虜入古

北口漸逼都城時肅皇帝久居西宮至是特視朝且  
詔下百官議衆莫敢聲獨趙公貞吉一開口公輒和之  
觸諱忌已而上書請兵二萬人願自效虜退會大風霾  
公又上書詆分宜直甚乃得罪杖闕下徙置保安既至  
則益結豪賢爲禦虜計虜蹂大同塞臣敗績則割漢首  
以上倖贖公移書詆之又作射虎行籌邊賦及諸謠詞  
以彈激風刺稍稍聞京師分宜若塞臣畏且銜之其後  
又削木爲檜象令決耦射中則舉觥相賞喝值饑則又  
散已財粟活殍以千計將卒割漢首公得之斃杖下者

復數人於是遠近無不頌公真忠氣益切齒分宜黨黨  
爲計日深公由此遂遇禍不數年黨敗而莊皇帝下詔  
錄舊忠公得贈與廕而後公知清豐者相繼爲某某因  
邑人意後先經營相與祠公於故唐南將軍霽雲祠畔  
後若干年某奉命以御史督學北畿至清豐吏士相率  
以記屬僉曰光祿之死事於曩昔也雖以勁然治茲邑  
實有惠愛於民且公鄉人也敢以書請予喟然曰西國  
之刀其鋒之鋸至斷犀兕然人得環之則遶指也等於  
韋今夫忠愛一道也於民則爲愛於君則爲忠愛柔而

忠剛視用之而已矣柔於邑而剛於廷公真能審所用  
哉公三仕爲縣其治愛多不能悉錄錄其大槩如此至  
公爲士以文名吾浙中然文主於雄藻類西京其居常  
以孝弟節義爲經而稍喜俠以故每事必奇鄉人至今  
談之猶凜凜若生云詩曰

韋緩弦急各專所長水柔火烈不能相通鸚翔蓬蒿鵬  
搏蒼蒼莊周所短智效一鄉於惟沈公知柔知剛方其  
作宰用寬斥嚴如牧而笠求芻飽羊及其在廷掣條以  
揚搏擊惡鳥則爲蒼鷹等爲令耳一弛一張式矜小鮮

或借尙方柔可遠指勁不留行我儀圖之西國之銅公  
死國事論定棺蓋鄉里垣塞祀公者再清豐之祠則以  
遺愛豈偶然哉宜南也對

龐公碑文

代

天順間御史朱英所疏行兩役法籍縣民爲十年而統  
於坊里之長每一坊一里中長各十人以傾之令民按  
丁若田五年而卒錢與長爲吏辦公私費在坊者主宴  
在里者主饋日甲首錢又五年而長率民詣縣庭審諸  
役日均徭歲環遞以爲常蓋五年一用民也時頗稱便

其後吏肆而長饗所云甲首錢有一貧男子出白金至  
四五兩者卽富家按田而率有如畝滿千出金不數百  
不已於是貧者走徙往往以錢累其長其富者不免於  
詭其畝半其輸與例得蠲丁者至若均徭一不幸得驛  
庫或捕鹽諸役其在榜中顧直役不過七八金富民承  
之則誅攫百出不數百金亦不已又不幸富者兼得兩  
里役貧者或分得十之一二則身家立破碎於是每當  
書榜則老胥黠長有朝持空手暮金滿囊者與詭輸相  
唇齒而民之病極矣南海龐公舊爲御史來按浙其所

徐文長文集卷二十一  
因革予奪悉匪故常知前兩役爲病旣大且久乃一破其法如一邑中調劑官百所需費若諸顧役不縮不盈與民之丁土相釐合凡丁一田畝十率出若干錢與秋租歲竝輸於邑吏明年百所費與諸所役亦歲出庫中錢擇其人掌之且買且顧名一條鞭又刻帖人給一紙令曉然無所謂甲首錢長不得濫索無均徭富者不入驛庫役最重且苦若鹽補等者不得勒富者募而且歲輸僅若干錢受詭者不得行胥吏無所用其役以自殖蓋自詔下行之至今農始知貴田而檀檐而食者亦重

去其土閭閻熙熙畧始甦息然亦旣十餘年矣諸父老子弟乃始醵金買屋以祠公而屬石上言於子何晚耶詰之則相顧以對曰公亦知永州事乎柳大夫將奪蔣氏之蛇而復其賦蔣氏出涕汪然者以蛇之毒人不若賦法之毒人甚也龐公易兩役爲條鞭是出我水火加之衽席今也聞且將奪我衽席而復之水火其毒於蛇也倍幾子曰誠若是則父老等之言衆言也子言者一人之言也衆言也者能致於聞者也子一人言也而又言於石是不能致於聞者也諸父老更進曰急父母之

病者醫藥不已也而兼事於禱祠甚則且糜股上肉又安問禱祠不如醫藥哉噫是亦可哀也已予亦何容於喙公名尙鵬字少南廣之南海人嘉靖癸丑進士今爲副都御史

劉公去思碑

今夫以百里之長而聽斷百里之民長之心一耳非有二也耳與口目一耳亦非有二也而百里之民蓋千萬其心亦千萬其耳目與口夫以千萬其心與耳目與口如此其衆也且鬼匿而狐姦者百出而乘其所不及至

欲以一心一耳目一口以臨之一不當則強弱倒置淳黠無所別書吏起而陰把其衡平者十一而不平者十九謗讟與而怨聲作矣噫然則孰謂聽斷非難哉劉侯名某者之長我山陰也其才能真足以起敝而完補破裂特以承某侯後侯恬然安之欲不取赫赫事更張獨其聽斷則真若止水鬚眉靡所不燭若禹之鑄鼎卽有魑魅魍魎亦夔夔睚睚畢露而不可逃其折而低仰之又若權石然無不愜其輕重而後已自一事至百千事自一日至三年民蹙而入者無不踊而出於是一邑百

里之間帖帖若無事而史胥輿臺之輩亦縮手重足而退聽無有攫民一錢一粟者在漢史劉陶以孝廉宰順陽無他事特以縣多姦猾陶能摘而發之既去吏民思之復作歌曰悒然不平思我劉君何時復來安此下民今侯之以召入也民思而歌之亦如之未已也謀共祠而碑之而屬書於予噫固其宜也異時邑校地侯新之不令勞且費於民江汰天樂侯隄之可十萬丈廣狹長短視田業而責之主者民亦不知有勞凡此皆教與養之大者也然學不圯堤不壞則侯亦不作吾所謂不獵

取赫赫而必欲功自己出者大抵然也噫有才而不急於名此更難



青藤書屋文集卷二十五終

青藤書屋文集卷二十六

山陰徐渭文長著  
公安袁宏道中郎編

傳

贈光祿少卿沈公傳

青霞君者姓沈名鍊字純甫別號青霞君生而以奇驚  
一世始補府學生以文奇汪公文盛以提學副使校浙  
士得君文驚絕謂為異人拔居第一嘉靖辛卯遂舉於  
鄉戊戌成進士始知溧陽以政奇御史憚之卒得詆徙

荏平再徙清豐已乃擢經歷錦衣衛以諫奇庚戌冬虜  
入古北口抄騎至都城大殺肆掠時先帝倉卒集羣臣  
議於廷大官以百十計率媵媵不敢出一語君獨與司  
業趙公貞吉歷階抵掌相倡和慷慨論時事嚴氏黨執  
格之君遂抗聲詆嚴氏父子又上疏請兵萬人欲出良  
涿以西護陵寢遮虜騎使不得前因得開都門通  
有無便不報無何又上疏直詆嚴氏十罪有詔廷杖君  
五十削官徙保安爲布衣以戇奇當是時君懷憤之日  
久而忠不信於主上乃削木爲宋丞相檜象旦莫射捶

之隨事觸景爲詩賦文章無一不慨時事罵訶姦諛懷  
忠主上也當是時邊人苦虜殘掠而楊順者方握符鎮  
宣大虜殺人如麻順不敢發一矢虜退則削漢級以虜  
首功上君飛書入轅門數順罪順痛忌之承嚴氏旨日  
夜奇搆君及甲寅虜復寇大同右衛順計不出前轍君  
飛書益急而君在邊久嘗思結客以破虜或散金募士  
人豪宕者爲城守保安饑又散金市遠粟粥僧舍活萬  
餘人順謂諸事非放逐臣所宜爲可以叛搆君遂與御  
史巡宣大者路楷會疏入告君叛狀嚴氏父子從中下

其事棄君宣府市連坐死者五人既又馳捕其長子襄  
械抵宣府杖繫糜且死會給事中吳公時來疏上有詔  
逮順楷襄得免戍時丁巳秋月也先帝始再聽諫臣鄒  
公應龍林公閏等說悟向者嚴氏姦罔斬世蕃西市奪  
嵩官籍其家再踰年而先帝崩遺詔錄嘉靖以來以言  
事得罪者君得贈光祿寺少卿蔭子一人今上立一年  
襄復疏父冤順楷坐死上感君慙爲制文命省臣祭其  
墓

外史徐渭曰余讀離騷及閩青霞君塞下所著鳴劍小

言集籌邊賦扼腕流涕而歎曰甚矣君之似屈原也然  
屈原以怨而君以憤等死耳而酷不酷異焉雖然死不  
酷無以表烈忠今夫干將缺且折其所擊必巨堅也君  
結髮廬越山至入仕至放居塞垣其特奇行多甚言之  
人無不駭心墮膽者然其要卒歸於孝忠君少時君父  
翁睽其室走京師誓終焉其後君舉於鄉入京悉要其  
鄉人爲供具長跼請歸其父翁哀痛慟號路人無不灑  
泣者父翁遂感動亟命駕歸翁嫗相歡如初跡君所爲  
孝如此其忠固有自哉然余嘗至京師過君故舍舍旁

人爲余道沈大夫盛時車騎集門如流水及禍起門可  
張雀羅所不去者永嘉張尙寶遜業鄉人胡通政朝臣  
耳然兩公者卒以此得禍悲夫宋玉爲屈原弟子原死  
玉作些招原魂余於君非弟子然晚交耳君徙居塞垣  
時余直寄所愴詩一篇愧宋玉矣

白母傳

白母者山陰某里葛氏女也年十六歸白公瑾公素弱  
母爲善調節使讀書成所學成化中以進士爲分宜知  
縣母與俱往其明年公病踰時而庫所貯折銀尙數千

兩鄰境有因饑而作亂者聚徒百餘人將劫取之縣固  
無城郭寇倉卒將及門諸簿丞與其妻孥旣棄署走匿  
他所母獨分命家人力拒其兩門乃始遷公別室埋其  
銀污池中着公之服升堂以俟賊賊至則陽爲好語相  
勞苦益盡出其所私藏釵珥衣服諸物以與賊賊謝而  
去而不知陰已表識其間用是後稍捕得之未幾公竟  
以病死於縣先是縣阻江水一方舟渡人多爭溺死者  
母勸公爲浮梁以濟而公之政治有恩惠又大畧時出  
母之意母之賢旣已聞縣中至是喪公而歸也民哭聲

溢郊野其婦人載橐哭以送者途相次如魚鱗母都一  
毫無所取以歸時年若干矣歸若干年而後卒其始歸  
時獨閉門謝外事修飾謹慎以率先其帷中教子孫使  
治行誼里中人賢母亦如其在分宜也至其末年皓首  
時乃始聽鄰人諸族戚之請爲之決疑難斷不平有不  
訟於官而謀於母者卽桀猾母一言冰解而獸伏於是  
府若兩縣學諸生數百人以母走告知府湯公公令榜  
其門時母已老就枕席至榜日獨呼其孫憲令起沐浴  
更衣坐堂中益遍召其諸子孫使來前榜聲絕而母逝

矣

論曰古今稱節婦貞女者多矣兼才與智而有之唯孫  
翊妻徐氏耳紆緩圖之而乘時以亟發殆兵家所謂曠  
弩發機者與然徐旣許覽以昏則可延日時得自爲謀  
有兩故將可召則可與共事未聞以文吏婦與其家衆  
數人阻百餘創起之寇於呼吸之間匿貯金徙病男子  
假冠服出所藏又默識其所欲與若母之敏給而奇者  
也假令母與翊之妻不爲婦人在今日得提數萬之衆  
以與閩越東夷之寇相從事其所謂敏給而奇者又不

知何如也余於斯重有感焉母之曾孫賁數爲余道母事且曰母死時出其篋中所計族人婚姻巾括衰帶至麻縷繫綴之細無不具其他物稱是子孫男婦人哭泣成禮而已噫觀於斯而母之慎密計深遠又如是哉

王君傳

吾友王君諱某字某卒之又明年其子府學生某以葬其考時缺志銘懼遂殞歿其素也乃書狀來請傳余讀已喟然者久之夫以王君少穎敏苦學未弱冠以儒充試一不售乃爲生於府學中便廩食其後試有司無一

第不高等且間甲諸同學生百里之外裹糧而趨學者無一不就王先生塾乃弛擔如是且三十年數奇矣然猶以貢拔此人人能知之某亦能言之者至其以文受知一府公府公憐其貧頗風之人持百金爲壽請府事而君不爲動先是又一他府公受一鄉翰林托令簡壻以屬君君對曰某薄命業已約婦無以承使君厚惠府公復翰林戲舉舊事曰事不諧矣此雖人人未必盡知之然某猶能言之也至君以一經教弟子致束修若廩食準銅錢以個計可百萬乃悉以同諸弟瑜者教之暇

者食之終其身爲一窶人此則人或知之生君未嘗言之死某亦不得言之者也今夫身至大官鏹盈藏乃嫂叔矜耄鋤兄弟以故業而鬪者豈少哉噫可傳已君有膽量嘗讀書山中雷破廬木弗怖多鬼稍來弄人弗迷白晳面滿月應法匪特文當顯也而竟止此命也夫論曰懋新君雖窶然喜植花木畜魚於盆池買古書帖及名人畫滿篋笥數餽俎銜杯喜翩翩也卽爲舉子業然亦時爲詩及好人爲詩城中大家治園池不少友人中爲詩者亦往往有之然予不數過也而特數過君君

之辨景豈真過富人哉而乃今則已矣莊周曰自惠子死無以發吾言也

彭應時小傳

彭應時山陰人始以文敏爲生員旣以俠敗乃用武中武科爲鎮撫又以亢被黜家居困鬱甚久之都御史王公孖來鎮浙知其材檄使練士會叅將盧鏜自松江擊走蕭顯公令應時截諸海塘乍浦爲賊所掩乃奮鬪被鎗墮馬死死之時猶恠罵其馬前卒促使已脫身走者應時性聰敏能詩文材力武技一時蓋鄉里中而馳射

尤妙幾於穿葉少年時使氣人莫敢忤至是善撫士卒  
士卒且樂為之用而竟以敗死命也夫

青藤書屋文集卷二十六終

青藤書屋文集卷二十七

山陰徐渭文長著

公安袁宏道中郎編

墓誌銘

高君墓誌銘

君諱陞字進之其先江都人靖難師起五世祖觀音保  
以從征轉徙遂來居紹之紫金里始官百戶後落秩總  
旗三傳至賢有子五人其季名奉者娶謝氏生君與按  
察經歷陽君為人如出冶劍少即露鋒鏑師叅議胡公





某某數睨以語人君時尚窶其伯父泰無子嘗提千金  
產欲後君君謝去人奇之無何果以賈數致千金歸則  
踈進其尊人恣所以既又澤其宗連若窶舊故必遍且  
歲襲了不見厭倦時於是自家至燕齊數千里內皆知  
高顙公孝友嗜義有古俠士風復善料有急輒投君益  
爲營且費往往傾囊然至貴游或黠少年有所挾者欲  
出其一銖於匱不得也晚尤好結賢豪文士與磨切事  
一裁於義時召客把顙以談切齒不平風雨颯颯集座  
中忠孝人遇災禍輒攬仇思有以快以故客燕一旦跨

驢度居庸馳保安把沈錦衣袂痛哭旅寓錦衣出匣中  
猶睛睽睽若果核意以酬舊逋君笑曰沈大夫仕荏平  
清豐時當吾賈道寸步耳吾不入取金今投窮邊萬里  
雪沒頸來取金耶擲不顧去大抵君所爲皆此類也君  
敏絕素解文理其交我也實以文乃終不請乞一字人  
恠之君曰辟諸山川挹其秀止耳何用採掇爲及繫君  
每入餉我必日仄而啼以出噫豈亦有痛哭保安意耶  
君歿之前三日其長子文明持君書來訣故今葬也諸  
子來告日日今隆慶之壬申閏二月之廿有八日告所

日荻埠告銘曰先生幸銘之子以罪不可某君涕曰君志也余亦遂涕以銘銘曰  
馳雪塞哭霜臣擲狸睛眇蚨緡過我之日兮風伐木樸兮檄爾兮孰

蕭女臣墓誌銘

吾友雲萊子蕭女臣翊年三十九而死墓未有誌銘其父老而諸孤幼且貧亦不知爲其父請乞而諸友則數屬渭久之渭追誌母兄妻而女臣於渭好兄弟也因誌女臣女臣生而瘠峻捷輕步履如飛性絕聰明亦絕疎

落鹵莽薄世俗有物外想年十六七時其叔提學副使公諱鳴鳳者深愛之歲具衣食令就渭家同學於師女臣心不喜舉業獨喜秦漢古文老莊諸子仙釋經錄及古書法以故楷甚精摹十數種死後爭得之率丈尺金數兩其於諸古文仙釋則不求甚解獨心竊好之嘗從師季長沙公訪周江郎山人與渭過宿北菴上人之所從玉芝師者歸則翩翩然欲飛去晚尤喜與人飲諱每自其贅婦錢塘朱家走其家中梅踵不旋輒走渭所寓禹蹟寺中與諸所好同席枕或累數月無日不痛飲眇

世事感慨百集病且劇猶臥寺中渭與葉子肅侍之月  
餘而始歸中梅焉女臣既貧而性復好施與又不事生  
業獨守一弟子員心益厭苦之或爲人師所得僅資一  
歲至是又亡其妻用是以窮愁死而人不知見其外終  
曠蕩於是盡歸罪於酒與色矣子五人皆穉小始而寄  
散養長大者今始歸焉女臣以某年月日死訃至渭哭  
寺中幾絕以某年月日葬某所不給渭與某稍會歛以  
遺銘曰  
枕耶席寺禹蹟欲與君共之今可得耶

吳孝子墓誌銘

孝子吳翁諱濬字潮源號素齋世居山陰利樂村始祖  
翫唐大中間以高節賜號文簡先生其子蓋徙諸暨  
入明至贍後家山陰贍子臯徙清道里臯子俊娶平當  
成化十有八年月日俱十一也而孝子生生十歲輒抱  
書以數言活父御史臺中人奇之及長修身表俗務厚  
人道嘗瀕肱劑父病父死侍母寢足不至閨闈冬煨衾  
幾四十年如一日先是妻陸暴死倉卒請母木以殮覺  
母少色忤遽徹妻喪治母木廬火翁以構忘母辰一弗

壽遂終身不令家壽已至是翁年八十矣道父母生時  
事尙往往作嬰兒啼其於人好解劇紛里中事行止必  
曰吳孝子任否人藉以爲瞻云子曰鳳陽籍諸生以俠  
坐誣死孫系綬紳屬銘予辭以繫至再輿石入遂書銘  
曰  
庭中有翁不弛其親座中有翁坐客盡驚今其往矣巷  
無居人蓋美不勝書也吾取其大者以銘

嫡母苗宜人墓誌銘

宜人姓苗氏雲南澂江府江川縣之里人也父某公諱

有文雲南府廣狼衛百戶某之弟爲澂江府諸生美丰  
姿性聰敏善琴娶左衛人女褚氏太君生宜人有文公  
年二十一病死時渭府君已舉於貴久之始拜巨津知  
州抵滇陽驛所與俱童宜人旣道病死殯雲南之歸化  
寺中而巨津故隸麗江土官府不可居時王先生之尊  
公諱理者適爲兵備僉事按雲南於府君爲中表兄弟  
乃始檄府君歷攝嵩明鎮南潞南江川祿豐三泊諸州  
縣而時以長兄淮取俸於麗道遇宜人侄佐旅語及宜  
人府君稍以媒往不入其後府君攝江川佐又爲太君

徐文長文集卷二十七  
三  
訟其母家負嫁時所與田德府君而太君母范有妹夫  
楊武者家雲南爲千戶徙太君與宜人其家楊旣富人  
公復有屯田在嵩明屬其稅於府君因憶往年佐所及  
宜人事遂成之宜人乃歸府君宜人寡六年而有佐語  
又六年而嫁其始以守自誓欲不嫁太君又憤其宗人  
當始嫁宜人時利壻家財縱嫁亦不令其在鄉合更利  
謂府君征那大功當遷轉其地又家籍近在貴故不難  
之及嫁未踰月倉卒赴夔州太君乃嚙宜人臂以別故  
其當府君仕及解官歸卽已戀太君稍不樂府君下世

益厭其長子婦宗親人及越之風物迨後家零落舊使  
侍悉散去又日夜課望渭用是以鬱憤死然心未嘗一  
日不痛念太君死之夕亦嚙渭臂以決而命火其骨歸  
太君鄉實嘉靖某年月日年五十九以某年月日合府  
君葬焉宜人性絕敏畧知書其持身嚴毅尊重內外莫  
不敬憚其描寫俎醢爲世女師其才略酬應畜釀種植  
出入籌策駁辨禁持則宗戚子婦賓客塾師老牙嫗悍  
奴婢靡不失氣其保愛教訓渭則窮百變致百物散數  
百金竭終身之心力累百紙不能盡渭粉百身莫報也

數欲攜渭走其鄉謁太君時節且莫數爲渭道其鄉親  
故變遷景物風俗宛在渭目前至太君必慟哭乃已又  
數疑太君或已死不得一見而宜人死時太君乃反在  
江川養其侄某家時兄潞去家往貴至應雲南省試尙  
得見之而宜人不得聞也痛哉渭旣以宜人寶渭事多  
不可述而哀宜人生死終孤羈且痛母太君也故誌所  
履特詳而收涕以銘之銘曰  
魂欲往兮奈兒在此魂欲留兮奈母在彼愛母與兒孰  
少孰多魂不可以去留傷如之何

伯兄墓誌銘

兄諱淮字文東號鶴石山人渭父之長男先嫡母童宜  
人所出也始父兩爲守於滇蜀兄俱隨父歸兄則爲客  
遊足幾遍天下所不至秦晉閩桂林而已喜蹴踘燒丹  
又喜施貸貸或十百金不責券人往往負之亦不改以  
故漸散其貲數千金殆盡渭少依繼母苗宜人宜人死  
依兄視之如己子時或以兄無子令改卜先人墓地  
師曰是利未支兄曰令弟有子足矣然兄終無子始兄  
嗜丹術性復散若不內戀如有待於兄弟中乃始盡舍

其家室益遍遊名山嶽庶幾一遇神仙焉而卒不得其  
客遊則多在湖州間所更嘗廣破舟瞿塘峽中得不死  
每涉錢塘過楊子呂梁值風怒人失色祈神鬼兄曰溝  
耳人相傳以爲笑然性古直不逆詐沈毅寡言笑有長  
者風世所稱真可托妻子里中兄一人而已生宏治某  
年月日死嘉靖某年月日年五十四死之前一月猶與  
故扶溝知縣零陵蔣先生者鑄鼎稽山中蔣一往東陽  
及再來而哭兄於寢矣以某年月日葬父母側合嫂楊  
銘曰

兄所志弟所知歷名山仙與期其魄雖葬於此其魂氣  
則無不之

仲兄墓誌銘

兄諱潞字文邦長兄淮同母弟也始與長兄俱隨父仕  
滇蜀間後歸補府諸生考輒不利私念父昔以貴州龍  
里衛戎籍鄉舉而隨父官滇時嘗記姓名於衛學於是  
一旦挈嫂氏往入衛學考輒第一衛諸生忌之相鼓告  
詐冒其後場中文已中選拆糊名竟以是避忌落榜後  
三年丁繼母苗宜人憂迄庚子復得應試而布政使職

提調者故紹興知府洪公也素忘分日與兄銜杯心注  
焉而兄竟以痢昇歸衛追唱名入諸生驚問徐生安在  
令卒遍號之城而兄竟以是病死死年纔四十於乎  
兄亦勤矣兄在家煦煦一公子耳乃因困發憤舍其貲  
走萬里道與僮僕食糲衣靡入洞箐穴虎處取穀息於  
蠻子而嫂則自釀酒漉菽爲腐或爲人縫刺以自給於  
乎兄亦勤矣兄性聰明純厚善諧俗其去之衛學益進  
都御史陳公討叛士官阿向久不克上策一篇大奇之  
立簪花祖絳繪給筆墨札其後稍爲古詩文而衛固少

文故自撫按大吏以下至百戶軍人家靡不敬藉兄然  
俗獷悍少焉輒忘其好或拳歐而吾宗人爲甚兄生宏  
治某年月日去家若干年死時嫂童氏火之拾其骨以  
歸塋父旁無子始兄將去筮之得離之九四人至是以  
爲驗銘曰

父入虎穴得虎子其子從之焚如死同所行異所止命  
也夫

亡妻潘墓誌銘

君姓潘氏生無名字死而渭追有之以其介似渭也名



徐文長文集卷二十一  
似字介君介君慧而樸廉不嫉忌從其父官於陽江時  
時拾無所記詰之錢銀以還其繼母渭贅其家者六年  
終不私取其家之付藏者一縷以與渭父自陽江陞趙  
王府奉祀還過梅嶺開匣取十金與之戒勿泄於母介  
君怯焉卽以投於兄與渭正言必擇而後發恐渭猜蹈  
所諱生時處繼母及繼母之弟妹若宗親僮僕婦女婢  
始終無不歡死無不憐之者生子一名枚娠時夢月及  
產頑然笑謂渭曰無異也介君始病瘵產而病益加踰  
年而死死之前數日有嫗入自後戶犬逼之躍積稻中

不見死後月餘而家之蒼頭夜網魚歸泊門忽墮水起  
而懵然有神馮焉聲音言笑悉介君也道生時事哭泣  
悲兒子責無禮於其所親某介君生嘉靖某年月日某  
年月日死其家年纔十九以某年月日歸其柩葬舅姑  
側去可三丈許銘曰  
生而贅其夫死而不識其姑女雖慧魂悵然其踟躕生  
而綴其珮死而歸於其妹女則廉魂釋然而勿慙生則  
短而死則長女其待我於松柏之陽

自爲墓誌銘

山陰徐渭者少知慕古文詞及長益力既有慕於道往從長沙公究王氏宗謂道類禪又去叩於禪久之人稍許之然文與道終兩無得也賤而懶且直故憚貴交似傲與衆處不浼袒裼似玩人多病之然傲與玩亦終兩不得其情也生九歲已能習爲干祿文字曠棄者十餘年及悔學又志迂濶務博綜取經史諸家雖瑣至稗小妄意窮極每一思廢寢食覽則圖譜滿席間故今齒垂四十五矣藉於學宮者二十有六年食於二十人中者十有三年舉於鄉者八而不一售人且爭笑之而已

不爲動洋洋居窮巷僦數椽儲瓶粟者十年一旦爲少保胡公羅致幕府典文章數赴而數辭投筆出門使折簡以招臥不起人爭愚而危之而已深以爲安其後公愈折節等布衣留者蓋兩期贈金以數百計食魚而居廬人爭榮而安之而已深以爲危至是忽自覓死人謂渭文士且操潔可無死不知古文士以入幕操潔而死者衆矣乃渭則自死孰與人死之渭爲人度於義無所關時輒疎縱不爲儒縛一涉義所否干耻詬介穢廉雖斷頭不可奪故其死也親莫制友莫解焉尤不善治生

死之日至無以葬獨餘書數千卷浮磬二研劔圖畫數其所著詩若文若干篇而已劔畫先託市於鄉人某遺命促之以資葬著稿先爲友人某持去渭嘗曰余讀旁書自謂別有得於首楞嚴莊周列禦寇若黃帝素問諸編儻假以歲月更用繹紬當盡斥諸註者繆戾標其旨以示後人而於素問一書尤自信而深奇將以比歲昏子婦遂以母養付之得盡遊名山起僵仆迤外物而今已矣渭有過不肯掩有不知耻以爲知斯言蓋不妄者初字文清改文長生正德辛巳二月四日夔州府同知

諱總庶子也生百日而公卒養於嫡母苗宜人者十有四年而夫人卒依於伯兄諱淮者六年爲嘉靖庚子始藉於學試於鄉蹶贅於潘婦翁簿也地屬廣陽江隨之客嶺外者二年歸又二年夏伯兄死冬訟失其死業又一年冬潘死明年秋出僦居始立學又十年冬客於幕凡五年罷又四年而死爲嘉靖乙丑某月日男子二潘出曰枚繼出曰杜纔四歲其祖系散見先公大人志中不書葬之所爲山陰木柵其日月不知也亦不書銘曰杼全嬰疾完亮可以無死死傷諒兢繫固允收邕可以

後文長文集卷二十七  
三  
無生生何憑畏溺而投早啞涓既髡而刺遲憐融孔微  
服箕佯狂三復蒸民愧彼既明

墓表

陳山人墓表

海樵陳山人鶴卒之六年爲嘉靖乙丑其子廣西都指  
揮僉事某將以是年春二月之十日葬山人於某所與  
山人配胡安人合且擬乞銘於湖之茅副使坤而先以  
狀屬柳君文至是顧以葬事阻湖之行又以余與柳君  
先後得友山人雅相抱筆伸紙以朝夕庶幾稱知己於

山人也顧且令予表山人墓而柳君所爲狀亦束不使  
見且曰必按狀而表吾翁若毋安取於知吾翁哉噫都  
君之志則善矣乃若天之所以縱山人者豈惟余不之  
知雖山人亦不能自測其然也然謂余盡不知山人固  
不可山人生而穎悟絕羣年十餘已知好古買奇帙名  
帖窮晝夜誦覽十七而始以例襲其祖翁某軍功所得  
官官故百戶也山人固不喜握鞭韞弓矢以自匿其芒  
角負平生一旦鬱鬱得奇疾更百療莫驗山人則自學  
爲醫久之洞其旨則自爲診藥凡七年而病愈愈而棄

其故所授官着山人服乍出訪故舊神宇奇秀余從道上望見之疑其仙人也居數年始得會山人於甥蕭家酒酣言洽山人爲起舞也而復坐歌嘯諧謔一座盡傾自是數過山人家見山人對客論說其言一氣萬類儒行元釋凌跨恢宏旣足以撼當世學士而其所作爲古詩文若騷賦詞曲草書圖畫能盡效諸名家旣已間出已意工贍絕倫其所自娛戲雖瑣至吳歛越曲綠章釋梵巫史祝呪權歌菱唱伐木輓石殫辭儼逐侏儒伶倡萬舞偶劇投壺博戲酒政鬪籌稗官小說與一切四方

之語言樂師矇瞶口誦而手奏者一遇興至身親爲之靡不窮態極調於是四方之人日造其庭盡一時豪賢貴介若諸家異流無不向慕願得山人片墨或望見顏色一談一飲以爲幸雖遠在滇蜀亦時有至者卽不至幸以書托交每旬月積紙盈匣山人又喜拔窮士士或往四方又必借山人片墨以動豪貴人每值山人飲旅者行者舉爵持俎載筆素以進山人則振髯握管須臾爲一擲累幅或數十丈各愜其所乞而後止而往復箋札援酢去留目營心記口對手書又雜以論說娛戲如

前所云者一時雜陳燦然畢舉於是軒蓋益集省諸司  
巨公郡縣長吏或銜命之使有未見鄉搢紳而先造山  
人者山人臥未起或時就榻見之諸公既異山人姿高  
其履而山人指顧自如雄談濶視雜以嘲詆無不氣折  
心醉願內交而去蓋家居如是者幾三十年以爲常乃  
一往金陵客四年而不復返矣嗟哉始山人少時游金  
陵將造尚書顧公公先一夕夢李白及見乃山人也遂  
深相結而今之歿山人而哭盡哀者爲尚書孫公官又  
皆禮部豈山人終始於金陵固自有數耶嗟哉山人之

配爲胡安人先山人幾年卒故千戶胡公女也公性方  
巖無子教其女如子以故安人賢且才率能給山人取  
山人雖外豪宕然事父母至抑畏處諸弟若女兄弟至  
和愛周貧乏不問有無至於宴客無虛夜調飲食紉巾  
服皆時時出新巧安人無不佐之隨事立辦於是山人  
內成孝友外益得肆其抱以驚一世故予嘗謂山人氣  
雄邁跨諸貴游似東方朔才敏似劉穆之其爲瑣細藝  
劇忽整衣幘談理道辨世務又大類曹植見許淳事然  
穆之史載其妻截髮爲食飲事雖不類山人然其賢可

想見而朔數買長安女未聞其妻之妬且割肉遺細君  
又意甚驩也此亦與山人夫婦中頗相似而獨悉舉山  
人百所能真若海釀山負則三人者互有所短而山人  
獨兼之此所謂天所縱雖山人亦莫測其所以然豈以  
子寡陋謂其智蓋知山人耶故予略述其所可知者以  
復都君之請都君當朝莫以予表若柳君狀竝告於山  
人脫稍相異同山人當自知之也

青藤書屋文集卷二十七終

青藤書屋文集卷二十八

山陰徐渭文長著

公安袁宏道中郎編

行狀

呂尙書行狀

資政大夫南京工部尙書前巡撫雲南兵部尙書兼右  
都御史新昌呂公歿之四年而某奉璽書還自楚公之  
子國子君某來以公行狀告再拜俯興涕不可止曰某  
翁與若翁公所悉也不腆先人之遺幣若小子日所紀

與諸宗之年所譜者敢以干噫夫君子之於豪賢也不幸而不身當其世與其人則讀其書想見其行事至有願爲之執鞭若子長之於平仲者故特爲之傳管晏矧生而身當其世幸與其父兄共挹其波承其風後先同秉笏而進解車而退奔走夙夜於兩朝效命嬰瑕於戎蠻萬里之外若義不使彼獨死我獨生者又其學紳孔子而佩周公不問道遠而任重也且公嘗表我先子墓矣藉使公先吾先子則是役也儻吾先子事也雖不敏敢不竭其愚雖然遷之傳嬰也止兩事公所宜傳者且

不少不可褻以細謂國子君吾姑狀其大者以備國老采君等姑譜而藏其細者於家公諱光洵字信卿紹興之新昌人遡其始實爲周太公望其居新昌則自趙宋大理評事諱億者自青始十一傳而爲贈按察僉事存正存正生樂樂生廷圭及延安廷安無子子廷圭子世良自世良公而上至延安廷圭兩公卒以公貴得贈及貤皆尙書右都御史妣皆夫人而世良公者公之父也稱偉丈夫而公特肖其稟與訓當嘉靖壬辰間甫踰冠便成進士知崇安崇安一女子中崇其縣中豪舞訟者



徐文長文集卷二十八  
二  
欲因以覘公教其父持一紙倉卒訟崇鬼於公公徐收其紙內袖中日且夕驀易草移城隍所明夕崇來謂女曰何至是我姑去霜降後復來耳至霜月公果丁章夫人憂服闋補溧陽御史行縣羹誤墨疑之欲一切以毒法公馳往取羹立啜盡一器御史悟爲起謝在溧三年上下以學道聞召入補御史世皇帝南巡大學士某居守增設員以外數十百人公奏罷之又奏河東薛瑄崇仁吳與弼新會陳獻章三賢者不宜不在孔子廟庭十九年地震則又言九邊中有大闕縱凡十事不宜不補

馬倒死不宜獨責廝養卒最不宜者令芻地漁入倖戚貴家宮僚儲本不宜使非其人其人矣又不宜不重其禮貌如是者凡十餘竝要切觸諱忌改領江西遂出嶺南直隸蘇松常鎮四府巡按事蘇松苦水劇乏善計吏後先孔塞亦無了息期公總醜有法水效職至今工罷輒譜畫冊書可千百年不虞滅沒奏入世廟嘉之賜金綺又奏免早租六十萬用餘皇破海寇大洋中罷覆刷陳牘省費無算再賜金綺進奉二級代入會虜入古北口逼京師與故侯鸞爭馬市不可一日章十三上謂虜

徐文長文集卷二十八  
三  
驕易與且都城何地也可使逞以歸耶今日臣有死  
無和有進戰無退守上覽表爲動色公亦自掖  
馳歸北其母夫人姑婦間於所善欲以身死國會虜退  
而止改領京畿遷南京光祿寺少卿改北丁贈公憂芝  
產其廬起補更太僕大理二寺卿少俄復補南如故職  
徙尹應天諸輸府者用富民苦別索公易民以官民便  
之率以祠公徙卿大理會卒以梏殺戶侍郎晉公右都  
御史領餉事俄改侍郎二工部自尹至工改者四竝南  
旣又改北工左公用餉則卒馴帖用工則商輩祠公如

其尹用工於北則大橋成晉奉正二品於是癸亥間雲  
南事漸痺砭者鮮效舉朝則交共舉公公遂從工左遷  
右都御史以繡斧往蒞雲南至則首軍昆陽斬叛酋馬  
苴李應朝昆陽平明年春水西宣慰安國亨叛寇霑益  
夏李向陽方廷美再反昆陽虧遮者索反尋甸公竝後  
先討平之晉兵部尙書兼如故而武定府上官鳳繼祖  
者世毒螫鉤連他府大小酋僚濟蠱者數十輩遠至貴  
川相昏因有衆數萬地方千里據城以叛數出諸蠻攻  
城郭殺憲臣於軍用僞王南面其衆意卑眇向者麓川

然孽顧始沐氏數庄豪而兵符故專沐氏公表其繇并  
乞符得自調賊倚川貴爲三窟計其敗遁必從貴走川  
乞稍借得暫領川貴諸兵道禪帥賊果用是敗遁竟授  
首於川武定平悉有其地沐氏旣銜公折其權又自恚  
當公未表時頻却其寶賂及得賊又追論其左祖賊若  
庄豪激叛羽叛者諸陰事痛一剪束而公自軍興則先  
子首腰鞞捧符以奉軍約無一日不寄首領於象馬  
間移按沐氏黨則用先子假按察長把三尺提一寸狸  
兔爲鷹鷂擊鳥雀以誅君惡於棘柏之廷以故望重若

公者則得謗稍改工書以歸而眇微若先子則交擊以  
蒙逮公重則用數十薦而不起先子眇微則僅脫丁贖  
得復齒士林稍烏素其顛軀而已矣於是兩翁者痛旣  
定追灼而悸數往來鏡湖天姥間相約彼廬而此府幸  
長有林泉以準換曩昔辛苦意造物未必并此奪之而  
竟後先捐館舍噫此吾所以狀之日爲慟移晷三擲筆  
而未成也公自入仕仕靡不優而爲御史巡蘇松爲部  
院長治雲南勞最著自結髮爲學學靡不優而中治新  
建旨再後與餘姚錢刑部德洪吾鄉王兵部畿武進唐

都院順之三先生相切摩最力以故悅親取友諸倫敦  
事率謹篤如古人在雲南方盛晉賞輒辭賞乞歸得大  
臣體他若好捐賑爲鄉里作福田游精翰藻芳華朗映  
人所難然不足爲公詳也公生正德三年七月七日萬  
歷八年十一月八日以疾終娶趙氏封淑人以侍公疾  
勞歿先公八日公葬祭例得諭越三年撫臣爲請之乃  
始以某月日葬黃杜原而公初未子副某氏晚始生應  
鼎穉今來請狀曰國子君應宥用公廕讀書國子者從  
子後公者也室卽趙淑人侄應鼎聘諸生俞某女女二

長適何兵書曾九萬次適陳鴻臚子世彬次許聘禮書  
潘公子復泰竝國子生次適禮書秦公子茂綱次許聘  
俞某孫佃聘何某女孫女某

徐文長文集卷二十九

青藤書屋文集卷二十八終

青藤書屋文集卷二十九

山陰徐渭文長著  
公安袁宏道中郎編

祭文

祭北斗文

伏惟帝君禍福續命居怙照之四天陰陽權衡齊璇璣  
之七政昊天無語喉舌攸司霄表獨尊星辰竝拱降德  
於下民甚大占月建而可知何心於責報之微成歲功  
而不有某南斗分野下土小臣曰衡曰杓曰魁隨所指

徐文長文集卷二十九

海山仙館叢書

而屏息瞻昏瞻夜瞻旦儼如在以皈依蕞爾除壇汲而  
漱齒低河促漏眇三星之在天掃石焚香合五體而投  
地

代祭東嶽神文

伏惟大司命特掌太山東嶽帝君劉古號東皇尊同羣  
帝撫長劍而珥玉九歌首重威靈騎素雀而遊凡一寓  
便留下土是雖志恠何必不言總領魂魄詎拘陟降

代督府祭趙尙書文

在昔乙卯我持按節海氣翳空西指吳越公膺簡命其

往視師我紀我監策蹇而馳小搏大蹂不知其幾凡公  
所至我則偕止爰有點雄如竊食鼠以出以入視人來  
去公再承御開府江涘繡衣方斧軍興從事大發淮邳  
暨燕趙士長戟短劍控弦步騎我當其時濫服司馬倚  
之角之與公上下迨於成功舍我而北嘉錫薦臻以寵  
以祿神武駕馭仁義竝參既賜以玦遂將以環公不少  
留長逝遠引生既有爲死應不泯追念夙昔恍焉如昨  
同在行間桴鼓然諾兩歲馳驅坐臥飲食今其已矣俱  
爲陳迹

代祭陣亡吏士文

嘉靖丙辰之冬海寇挾東夷據岑港不去其明年春朝廷命總督臣某率師往征之三月四日兵始入薄其巢土漢吏士有先登而死者越十日總督乃命某官某以某物陳於諸死所而告之曰吾奉命討不義偏將軍提督無狀稍亡其伍書至之日吾與介吏侍鈴閣悲悼爲不食方今休養吏士以圖後功竊念殲賊有日而終無益於死者故遣吏賫品物如前召諸靈使飲食之其他恤典一遵故事勿省鬼如有知其少自寬毋多懟

感夢祭嫡母文

惟母在昔以病而死胡昨夕夢不死而病裸坐室隅展戶自掩兒疹其候呼涕激面脈數以煩知不可理詭曰其愈須旦夕耳掩面痛哭扶母於牀哭罷而覺泣涕猶滂夢母於病哀且不禁覺哀其死兒何爲心

春祭先墓文

古者士一失時祭則不敢以宴故三月無君則皇皇如也解者謂不仕則無田無田則牲殺器皿衣服不備而不敢以祭古之人於祀死其重而難於舉若此迨後世

則不然矣雖牲服不備亦無不祭者矣渭去年春以書  
記從督府駐師於鄆前年授經陳平湖縣中再前年往  
延平滯內兄官署蓋不親祀者三年論其迹於古之所  
謂皇皇如者實相似是雖非爲祀死者而皇皇如然亦  
爲養生者而皇皇如也渭罪亦可以少原焉渭去年娶  
於杭之某姓遽歸之不得卜三月十八日往贅之謹以  
祀食之餘附告

祭少保公文

於乎痛哉公之律已也則當思己之過而人之免亂也

則當思公之功今而兩不思也遂以罹於凶於乎痛哉  
公之生也渭既不敢以律已者而奉公於始今其歿也  
渭又安敢以思功者而望人於終蓋其微且賤之若此  
是以兩抱志而無從惟感恩於一盼潛掩涕於蒿蓬

代上饋文

於乎痛哉兒某之上饋也憶昨侍疾之辰大人疾漸革  
易簣須臾矣某泣而請曰大人忍棄兒輩何之耶卽息  
尚噓噓也寔忍無一語遺誨兒耶大人勉啓再三嗚嗚  
言曰乃翁苦苦苦苦而已遂瞑某謹仰而俛思之大人



之所苦者五大母相大父勞瘁喪明中道不享大人痛  
之終身苦一也大父力嗇不肉者六年資才給館教我  
大人學偶數奇莫慰大父大人痛之終身苦二也大人  
三仕光祿一貳東平幸值國恩大父贈郎於幽大母不  
與大人痛之終身苦三也自光祿徙東平八九年間廉  
勤謹慎夙夜靡遑志在益展驅馳用以再榮地下而竟  
以疾罷大人痛之終身苦四也大人課督兒輩尺寸不  
踰而兒輩未免愆違在兒尤甚子曰父在觀志父沒觀  
行在志如此沒行可知承父如斯事母可知大人於此

豈特痛之終身抑且抱恨泉壤夫前之四苦大人爲大  
人之父母而然後之一苦大人爲兒輩之老母而爾夫  
俾父不甘於生銜苦而死者非子也生不能釋父之苦  
而勞其囑死又不能追雪其苦而背其囑非子也釋父  
之苦期甘於母甘母非味在養母之志不則時祭我父  
而以牲者三日饌我母而以鼎者五母且不甘父亦終  
苦於呼痛哉父吮膽子吮飴命之曰豨女吮痰藜父咀  
藁子咀蜜命之曰卽女其吮棘父齏蕒子齏芥命之曰  
帶女其齏蒯父啖荼子啖菰命之曰麗女其啖麩父食

連子食鮮命之日健女其食己之肺肝有渝此盟百神  
其殛父來索兒早歸黃土陌笞兒一百蚯蚓鑽額日者  
於靈次當飯午庖雁蒸梁和羹清酤大人歆之幸且莫  
苦

告丁母

某結髮同母叔子三爲學至於四十有二年中間母與  
某母同舍者三年而情益親親如娣姒若然宜無事不  
相周旋也况病死喪葬乎當某囚時某母死叔子能出  
我於獄而周旋我母之喪今母死叔子客我不能追叔

子於客亦庸衆人矣而又不能周旋母之喪其爲庸衆  
人何如哉噫不敢道也或亦母之所諒也悲哉敢告

告先主

自觀巷之宅失而我考妣若兄嫂之主至於今凡入遷  
中間以訟寄主於人家者凡二烏乎我考妣若諸兄嫂  
亦勞苦不安甚矣凡此皆吾子弟不肖所致之罪也悲  
感自責每欲無生今復新居自寄所迎安我考妣若諸  
兄嫂歸於僑寓某漸次圖構冀自今已後尙以永寧也

哀諸尙書辭

徐文長文集卷二十一  
閔子不肖晚猶蟲雕既不能飛乃就羅招命也不淑進  
退維谷秣月蹄霜兩走上國當斯之時公謝館署墮馬  
傷脛就榻而語曰此修途兼冽以癘彼如不愠子可勿  
來相與勞苦忘其疲楚每至必殮無退不拒我昔未老  
挾管無賴翻墨成鴉迴毫作蠹體刺格乖人所不愜公  
獨嗜之至奪郎箠輦素逆旅令我毫揮酌以荷花鴟豕  
侑壘迨聞主人任我來去公喜不拘扶傷而祖曰此迫  
冬或閉風露用物以宣非方不可石首之魚越筠之萌  
子如不嫌箬以備羹公劑我軀匪藥我愆公豈棄我殆

有由焉事有不常鳥盡兔死羊曇悲來酈炎難起人曰  
起耳公曰未然家置一喙日千斛澁都門之祖方徹復  
舉豈無他人而三其侶多公一响涸鮒聊渚未卜其騰  
且弛其縻往秋之會毫髮後先公如不臥我則已騫斯  
言之宜非我則謾得諸館中如此之傳嗟我鄙庸寸喉  
接味尺麻組之如鶩折脰賤貧之生自與貫殊以舌爲  
刀豈乏其徒何公瞿瞿顧欲生我豈徒生之且辱知者  
日者相傳寸楮必匱人往謁公以我墨贊昌歎瘡痂愈  
嗽愈嗜館中之祿所羨能幾以入於曹遠自千里凡此

峻誼髡管莫旣矧伊尺箋欲窮其際古人感遇一盼殺身荆卿俠夫捐軀入秦公豈銜恩我忝儒流我豈匪人而俠之羞庚子識公垂三十禩豈無他德念此猶恃破吾儻遂握手悲歌先我而往傷如之何

祭張太僕文

太僕公將以萬歷二年十二月之二日內於幽其末交某以十一月之十有二日割羽牲一從以果羞黃流而告之曰嗟乎公之活我也其務合羣喙而爲之鳴若齊桓將存江黃溫弦之小國而屢盟魯宋陳蔡於春秋也

其同心戮力而不貳其長公堯夫旣遣人以麥矣而文正樂之不問其傾舟也其拳拳於斯事之未了而竟先以往意其心若放翁志宋土之復已不得見而冀聞於家祭之告一念與一息而俱留也失以公德於某者若此卽使公在某且不知所以自處而公今歿矣將何以爲酬也嗟乎此某雖不言而寸心之恆終千古以悠悠也

會祭高君文

君於大節之所關也植之若苗於大節之所累也去之

若秀是以其考諸人也於大節之所累者聞之恐入於耳而於大節之所關者稱之幾不容口此其性資之取諸天鈞也若舍釜而獲鐘故其好惡之嚴於人已也若平庾而槩斗若其氣蓋一鄉而不懾於豪權要久百年而不遺於故舊積散傾橐而待火者家家壯激衝冠而攬讐以哂哂或談文而雲生或憤世而戟手茲蓋芒緒之所餘而不足以槩其中之所有猥我諸儕感君平生伐木醜酒每集於庭公久敬而晏交儕攻玉而寡能嘗私相謂曰以君之英使遇陽明夫子於曩昔而佐以羅

石諸賢之友朋公且將爲泰州之心齋王子矣寧不起魚鹽而攬道柄於海濱今君固未之值也而杳然以逝矣蓋磊磊然里中之豪雋也而亦何負於鄉評念春雨之滴牖恍燒燈而剪韭儼掀顛以長嘯阻開襟而捉肘儕相向而失聲悲長夜之靡晝

祭羅母

凡物之含常氣以生者直視其物之本質而知其奇恆耳至於玉則望璞而別焉金則探鑛而識焉砂則按其牀而定焉故至寶奇英視其子必視其母其在於人聃

之產鶯子之懷異於人此猶曰別流也其在於吾聖哲  
稷之拇契之卵異於人惟我太君之於令子是美玉也  
良金也芙渠之砂也其於人也稷也契也其兼二氏之  
教而雄長之也聃也鶯子也其於母借言之聃之元鳥  
鶯子之舍利正言之謂非契之簡狄稷之姜嫄不可矣  
夫人莫難乎垂名尤莫難乎天之所獨厚而名與厚於  
婦人爲尤難太君亦可以無憾矣莫而不免於哀者是  
子輩之私情也

祭少顛文

計子與予游適三十年淡如也而獨篤於今下獄之七  
年子其幾於反炎涼者耶殘於瘍而牀且杖十年矣顧  
飲不廢而竟餞往於酒子其幾於忘生死者耶卽吾求  
交於世得此亦難而顧得之方之外耶向來十餘日而  
不死我一送藥於子子一問法於我而竟斷往來信耶  
凡此者皆可痛也而吾日衰矣其尙能痛以淚耶當澆  
之以酒耶而吾窘囚耶其能外楮與香而別辦耶吾待  
死人耶卽死當飲子於地下儻不死而能澆子於塔尖  
上借如意而擊以歌耶又何如以爲情耶子方外士耶

又反炎涼者耶忘死生者耶使有知而聞予之言耶其亦悲也耶其不悲也耶

季先生入祠祭文

先生之於行簡節疎目似緩於其細矣而心事之光明如青天白日可以對鬼神而格豚魚者則固獨立乎其大先生之於學探本極源既急於其大矣而著述之精密如蠶絲牛毛用以明六經而酌百氏者則又不遺乎其細當其仕也爲砥柱於風波之中有舉世所難言者而獨言之舉世所難行者而獨行之盡其在我而不問

其成與敗及其處也撤藩籬於物我之際有讒者始或排之而終屈於無心之公嫉者始或忌之而卒伏其不校之量求諸在人而無間於內與外自釋褐廿年以後不聞其問舍而求田故其讀書也往往托禪榻以卽安當其捐館一日之前猶見其進徒而講易是其好學也孜孜至易簣而匪懈蓋一尺之牘未足盡其平生而數端之舉聊以明其大槩然則先生之存也真尙友於古今之會不特善蓋乎一鄉而今先生之歿也顧缺典於尸祝之崇奚啻稽遲乎十載故某等以爲彼祀於其校

在位之事也而况議禮者古稱爲聚訟之家安保其無異同祭於其社吾黨之責也而况評鄉者已定於蓋棺之久共知其爲著蔡苟見義而不爲亦逡巡其何待爰相與以圖祠得舊棲於刹界遂卜吉以躋神儼音容之如在蓋上以禪風教於衰微而下以慰士民之瞻戴

時祭文

先生發明六經折衷羣疑仕優則學老至不知士類宗之可以爲師心事青天胷次霽月兒童不欺鬼神可格國人評之太上立德考諸古禮曰鄉先生可祭於社其

在斯人時惟仲春秋牲酒旣戒薦以告虔永迪後輩

縣祭文

有鬻珞珞魚目於賈胡者鬻而櫝之而已矣無庸於睨而拭之也曰和璧隋珠不十睨之十拭之則未始鬻之而櫝之也然則稱人之賢輒信之而不疑之者珞珞魚目之類也必疑之而後信者和璧隋珠之類也珞珞魚目不睨而拭之不必寶也和璧隋珠十睨而十拭之蓋將以寶之故如此其至也然則不疑而卽信者其人之未必見重於人猶是也疑而後信者其人之見重於人



亦猶是也某等於先生之賢始疑而終信之大略類此  
故謁之於祠也雖不早而備物以永其祀者圖之不敢  
以不虔先生有知其亦慰而樂聞予之言耶

入鄉賢祠府縣祭文

惟公一代經師千古道宗聞之者幾於聆韶見之者稱  
爲猶龍十年未祀而今始祀於此也固足以見有司之  
慎鄉社旣祀而今復祀於此也尤足以昭人心之公

青藤書屋文集卷二十九終

青藤書屋文集卷三十

山陰徐渭文長著

公安袁宏道中郎編

雜著

隍災對

萬歷十二年甲申九月甲戌十六日己丑霜降前二日  
夜漏且子府隍祠火火從東北耳卑舍仰射殿角諸顛  
遂并焰以入昇神者百數十徙不克徙俄而神首殞火  
冥殿冥殿首亦殞或曰諸徙哀而掬落之果爾則不應

棄不取宴有兩夫人夾神座外有廊宇小神以十數侍  
從毬馬斧戟幢旌等以百數一無及一庖子亦預徒值  
崩燼而埋顧忽出宴殿後僅破腦衆駭問之曰吾不知  
所從出幸免者多如此獨神所寓殿兩衡一從獲尺寸  
免觀者近萬人恠且怛之明日踵相質未有以復夜卧  
而思得周公借撻伯禽抗世子事復焉質者曰如子言  
豈以神當伯禽耶則必有當世子者當世子宜必以牧  
吾土者當而禮所稱世子固未有過也特以伯禽有小  
過周公借撻以預警世子耳今牧吾土者無一過之可

舉也猶世子也帝亦何用借於神以倣夫牧如公之借  
撻於伯禽耶卽神有小過帝小罰之如公之撻伯禽亦  
足矣而罰又何至於是曰人有等西施之髮於鄭旦者  
非莖數而寸量之也其元與豐不相遠而已矣牧之受  
命而寄責於身也亦夥矣卽小不嫌於心豈必盡出其  
身之爲哉人爲之而牧也當之心知其不當爲而勢與  
力不可奪於是不得不委之於勢與力而終亦未免自  
謂有負於其心而終有所不安若此者百豈無一二哉  
帝若曰彼能知此而顧且爲之非罪也畏也吾助之以

神爲伯禽以牧爲世子以火爲槌以決其不肯自負之  
初心使得藉口於神以感動勢力者之堅持而勢力者  
萬一聽之又得藉口於神以轉相告語其黨而一悔其  
初相倡和之誤吾故曰帝之斯舉大槩有似於公之槌  
伯禽也非按髮而數且量之謂也曰然則神何辜也而  
罰酷也如是曰土木神之托也賤也靈爽神之真也貴  
也宇可復建也故二氏往往言凡神成之日莫不土苴  
其軀之舍而遺之而後去况土木舍乎又况舍土木之  
舍者乎帝之示罰今不過奪其賤者也不奪其貴者也

且帝果罰也而罰之酷而果奪其貴者則我與子又安  
得而知若此又安在其爲借槌以啓牧者而助之決也  
故罰之酷否不足校噫是帝天之微權也蓋嘗謂天之  
微權不可以人準可以人準則常而無變無變則人得  
以試而熟之而僥倖於趨與避之間故魯東海之婦者  
過在吏宜罰在吏而帝不罰吏而罰農若曰使衆可用  
是以咎吏也以一吏可勝一於決曹不可勝衆農也又  
若曰吏遠婦冤之可也衆邇婦易知易知而不衆諍之  
可乎初稍罰衆以旱矣而衆猶不省故罰至三年必直

而後已而農之損多矣此初亦撻伯禽於農也而衆人蚩蚩徒諉曰吏至今數千年猶不省又帝凡降諸大災能及大衆者意若使諸大衆尋其致災之首而尤之而首者亦多不之省及其敗也乃多敗於諸大衆之尤亦與東海之旱罰農而農不省其罰謂罰吏也同噫非諸大衆則不能勝此也非災諸大衆則諸大衆亦不怨此也則帝天之權不使人常而準之但若此質者曰子何據曰據董子質者曰陳亢有言問一得三吾今近之矣幸也然而不能爲也非我不能爲也彼亦不能爲也我

亦一農也彼亦一農也彼亦一婦也爾亦一婦也

而夫附記質隍災而予否之之語

曰神不職與帝罰殛與曰不奪諸幽而災厥形匪帝之刑曰神久而斃與舍而作與曰斃斯作矣故自火其廬而燔其軀其來也孰主其去也乃飄兮若脫罟之魚雖欲勿用帝其許諸曰配已明與敗厥政與神自禡以諍與曰孰舍其田以耘人妻諍其夫而燼厥廬以焦厥身曰神隍於土舉非一與越則二之神不引而他宅與曰神固二之吏嘗一之神固怒而殛之豈昔不耻耦而今

則厭夫不寄示馮於物示夢於栖可以告斯象則何燔  
廬何以災曰吏有國營民有家作不戒於辰鷄則燬爾  
室其殆是與曰國有大災神且捍之民而有災神捍靡  
遺鷄也耳而神不能庇令赭厥居曰術者矜數曇者怖  
劫魯叟鵠理以操決拾乃數之翼期垂而劫之羽斯鍛  
神茲所遭匪輪伊劫意者曇破的而魯將示罰與曰數  
兮劫兮非理莫衷彼曇者所云謂冥爽之幽滯災輪轉  
而未窮非示災於昭昭苦土木以代厥躬由斯以推義  
與首問者同曰十億不一中茫正鵠其何知以子爲羿

曷控厥弧而告以厥機曰鵠亦未我於子姑徐之

府隍神有二辨

凡府之有城隍並一而吾紹獨二一居卧龍山之顛曰  
隋總管龐公珽守越有功德於民死而人祀之事詳舊  
碑信矣一居其麓者不知其爲誰或曰禱祀者處山北  
則陟顛爲便故顛有祠審爾則顛之祠似後麓或曰有  
司以朔望謁神謂非便故麓始有祠審爾則麓之祠又  
似後顛此祠則二而神猶一也或者又曰高皇帝有  
天下舉百神而新封之合主以享諸隍主並仆而伏越

獨否夜乃上夢曰臣珏守越近不如呂珍願陛下進珍而退臣事雖不行而民間譁傳其說故麓祠者民自祠呂也或又曰當胡公大海攻越神嘗現巨履以怖胡及聖祖擬新封神之主又植不仆將馳使斬神首道士夢神言令負以匿初未信也再夢乃獨肩神履如飛至顛重不可步曰神樂是也遂止茨以覆焉麓祠虛補以貌遂相推以呂以呂嘗守越乃吠堯如錄其功亦宜祀也審爾則祠二而神亦二矣考諸紀及問故老之有識者咸云高皇時未聞有聚主事卽欲斬不仆者誰敢匿且

高皇明聖寧有此及兩夢說盡不經若曰顛祠便山北禱祀亦非民間所敢擅謂麓祠便有司謁者差近耳然審爾則祠雖二而神又止一矣向知是府漢中白公某者嫌兩神而汰其一立得疫舉挨塋是山之西則神又似真有二耶其祠麓者果呂公珍耶或者又曰世一神而百奉者多矣二而汰其一亦似非宜然以予所考諸紀高皇更始定諸隍位無姓名直府爵比公曰顯佑公州比侯縣比伯其人詳祝文况有兩民以人祠麓以呂則可也

祝僉事為神於南昌

祝僉事名繼志與余同為生於山陰縣學中而祝天樂都人也天樂多山少文采而祝獨雅馴貌端朗面白皙光采可鑒嘉靖壬子武進薛公應旂以提學副使來校浙士第等伯余而祝亦居叔季間遂舉於鄉明年癸丑成進士自刑部出僉江西按察事領道曰南昌已而役表既還道病歎血齋跌七日起謂其婦曰吾病不可藥也然吾將有所之差勝此而兒當有立好為之婦驚問所以俛不答既而曰非久當自知之越數夕其家人曰

某者聞天樂自西南來響漸近已而見一白馬神官下而入其堂馬高於窓戶上檻解鞍鞍高亦幾及之神官南向坐而呼某令跪曰南昌缺城隍有日矣帝須爾主急爾入好促之行某起趨入取主紗帽若圓領帶以自着跪促主如神官言舉家盡怖迷所以祝令婦取已朝衣冠將服之又令汲新釀酒滿三盞列香爐於桌婦愈怖不辨神官則促召某出縛杖之二十撻其手痛不可忍呼嗷突入號迫婦乃辦某出覆神官云卽矣凡官所言動他人都不聞見悉某迭為之祝於是着冠服飲

酒畢赴廳事則群僚與衙人畢集矣觀者可數百人塞  
衙甬某則持弓矢以射者三日隘爺路祝遂登座執笏  
以俛兩如注霹靂震其墀祝逝矣櫬停道中者兩旬時  
時香縷出櫬中俄滿室香異甚後遇物輒發或起盤筋  
飲食中及櫬入舟亦無不爾府學生諸君史者信人也  
祝延教其子親見之故為予道甚悉顧曰此道中舊固  
多崇予曰崇不能如是其後予北上過薛公以告公戲  
予曰吾固聞之然恨當時不使先子又不及批其文曰  
似有神助也予亦戲之曰師且先俞生矣相與掩口而

笑諸又云祝家人被杖者昏卧數日不醒視其臀與手  
並有痕青黑如染及醒語神官事始得詳俞尙未隸學  
公第文既首

我而頌牒赴省試則躡  
音俞故子舉以戲公也

壽中軍某侯帳詞

恭惟某官名高勲胄族著通都冠冕將門翹楚武弁祖  
功宗德創垂累世之基霧集雲興起翊真人之運一身  
許國百戰成功始移節於越城實維五宗之貴介將比  
隆於漢爵已列萬戶之通侯威名著而隍壑深植幹形  
而河山壯紆黃拖紫永堅及裔之盟寫鐵圖金僅亞剖



符之等本實則枝自茂源深而流必長蓋數傳至於君  
身遂一朝登乎閫帥鷹揚賦質高懷每在風飈猿臂呈  
奇善射出乎天性謂文武本無二道以書劍不敵萬人  
乃於結髮之年益奮縣梁之志篝燈夜案下帷朝窓取  
萬卷而畢開期三冬於足用博該杜預名流武庫之芳  
才過呂蒙學併經生之業尊師取友好士推賢期棘院  
以先驅自超轅下向泮宮而脫穎早試囊中徒以弓冶  
之良所賴箕裘之繼遂專軍旅之學暫違俎豆之間去  
攜矢以校優歸綰綬而視事異人萍合會傳黃石兵符

越女花嬌親授白猿劍術利通九變政協三軍一勺投  
膠片言挾纊樓船挽粟魚鱗集淮濟之濱海總橫戈蜃  
氣息滄溟之外始襲狡狴之繡繼提閩浙之戎侍鈴閣  
者數人運籌策於千里過門必下敬修鄉里之儀折節  
爲恭不改儒生之舊干城良將非孔伋其誰憐首虜拘  
文待馮唐而始釋乃有諸藩開府元老胡公遠覽孫吳  
長驅韓范九重雷厲親頒節鉞之權一劍霜寒坐控華  
夷之鎮禮羅旣設冰鑑斯懸收衆望於偶遺集群策而  
畢舉賢豪輻輳俊乂林從始得君如魚水之歡竟付托

以樞機之密事無巨細咸以相咨衆所遲疑每從其決  
探九斫吏四方急羽檄之馳借筋籌兵一語靜風塵之  
警虎士環而左右龍韜翼以卷舒萬騎控弦鼓滿霜霄  
之月百金七首芒抽秋水之渠北跨松陵南連定海狡  
兔豈惟三窟通首積以多年所賴臂指相通腹心是寄  
同舟共濟誰爲吳越之分倍道兼程竟授孫盧之首取  
鯨鯢而釁鼓翻鴈鷺以爲池勞苦功高裘輕帶緩壺漿  
競載莫傾士女之忱保障仍資益慶東南之福庸知嘉  
誕乃屬首春錦筵麗以初陳異香遶而不散衙開江畔

梅芳弄曙色之天樂作營中鼓吹雜饒歌之曲塵生車  
騎賓從如流炬列簾櫳光華似錦醪金致幣偏裨徵蕪  
語以稱觴染翰操觚庸老羞壯夫於執戟惟願續流燕  
石名茂龍驤垂白虎頭漸應封侯之相縣金鵲印爭看  
搖月之光節序斯征每當此日戎機稍暇莫放良辰陪  
庾亮以登樓誰言與淺偕羊公而造峴應與山傳矍鑠  
漢翁不忝據鞍之健老成趙將還期加飯之餐言不盡  
情歌以爲續  
將軍爲壽及青陽江畔營開曉日光瑞靄不收偏薦麗

林花未着已含香  
墻東坐見青油幕  
主帥笙歌借行樂  
客稱百歲酒千觴  
爲君更進鷓鴣杓

義塚募文

慨夫黃土似海豈皆寸金白骨如山曾無片板坐觀蟻  
穿鳥啄之慘竟何民胞物與之仁白君受采者舊嘗捨  
棺以埋是爲點痛而多辟彼乘輿之濟不若徒杠之成  
茲者城南有地幾及二頃而白君括諸其室可得卅金  
用以倡率鄉人矢將共成義塚然必周以墻壁翼以室  
廬使住守者可栖舐涎者無隙庶幾掩藏無主之魄免

彼狐狸斯爲施恩不報之人何心銜結兼亦爲王政之  
首務又何妨義起於吾儕但以槩及則泛而不能廣募  
則嫌而招議故夫今日勸施舉事止可及一鄉二邑之  
群公迨他時掘壙穿泉亦難曰四海九州皆兄弟嗟乎  
英雄豪俠之觀慨然輕糶菽百萬之輸芻米僕賃之資  
不過費閣下一朝之享此義事而不舉彼浪費而樂爲  
孰重孰輕必有能辨之者

讀絳州園池記戲爲判

絳記何由爲人炙口昌黎偶爾于此籠睛壯夫不爲愧

雕蟲小技之逞文公所誚合書門大吉之諧正好試官  
軋茁刺刷枉誣盤詰詰曲聱牙鞣鞣非真空青是假難  
迹賈胡眼雙鷄子精明芒硝八兩大黃半斤且瀉夜叉  
泥一馬桶齷齪辟如丹砂磊塊宜用畫鬼書符煮服必  
且殺人亦似假山巉巖強要興雲出雨細看總無活物  
束之高閣毋乃大苛弄向孤琴庶幾別調

景賢祠上梁文

指水指樹以釣遊尚云可祭於社立德立言而垂世豈  
止善蓋於鄉論以公成禮緣義起恭惟長沙先生道宗

新建力破陳編獨立敢言管城子有萬夫不當之勇疾  
書妙契指南針定千古未決之疑真成皓首以窮經歷  
七十九齡而未倦藏在名山之副帙累數百萬言而有  
餘若其宦轍所臨以及鄉閭之處乃有舉天下非之而  
在所不顧一惟獨認其真至於褐寬博揣之而決所不  
爲期於自反而縮如湯沃雪過則改之點鐵成金與其  
進也以故由中及外無間然矣儼青天白日之光明自  
江以南學者宗之猶北斗泰山之景仰有功絕綫無忝  
縣車寧非姑射之有至人一凝神而物無疵癘宜如畏

壘之於桑子卽不死而猶當祝尸况蓋棺已越於十年  
顧賢俎尙稽於一席鄉祠斯舉衆議僉同乃有頴上郁  
君撤已所居慨然義倡爰及陳胡二老成人之美率以  
經營猥被微疴未緣謝榻乃欣同志先我着鞭聚壇徵  
材陳礮伐鼓木未得於工師之喜事已集於子來之趨  
自鄉士大夫以至三老子弟之樂於聞者莫不捐所有  
以助成卽梓匠輪輿暨夫百工技藝之預斯役者皆知  
嗟此舉之爲晚雙檐烏革群礎龜趺得孤僧禮大士以  
懺悔之旁卽諸子從先生而講貫之所幽花一徑并桂

蘭桃李而盡在公門修竹四垣列左右前後而無非君  
子自茲以後從者如雲事死如生儼然立雪音容恍惚  
思其笑思其語精神猶舊日之風生廟貌瞻依見於美  
見於墻危坐卽當年之泥塑有如三年築室亦何妨端  
木之獨居但無九曲環屏豈頓減紫陽之精舍哲人卽  
逝梁木雖傾大匠如存帡幪方始試聆珠貫併入斤風  
拋梁東舊是延陵半畝宮杖履已乘黃鶴去生徒猶坐  
絳帷中 拋梁西綠滿禪房萬竹齊就裏數竿須好護  
先生親自留題 拋梁南翩然老守去湘潭向使挂

冠如不早註書那得細如蠶  
 拋梁北小池長洗箋餘  
 墨草色猶為書帶青墨痕肯減蛟蟠黑  
 拋梁上祠外  
 階庭餘幾丈殷勤打掃戒沙彌莫遣隣猪此中放  
 拋  
 梁下莫說鄉中大賢者豺獺猶知祭本原虎猫尚得迎  
 田蜡

鮑府君醮科

請稱法位

惟神之生生於越鄉惟神之死死於四明體有死生神  
 無存亡存亡既無神何可量如水行地豈專一方胡越

于明有享不享越有新祠城南之隍神出以入兩龍是  
 襄薦芳登煥俟神于堂神之來兮其喜洋洋

散花初獻

伏以籲天祈嗣誠上感於元穹夢日懷娠瑞竟徵於華  
 誕况賢哲之苗裔神鮑叔牙之後兼體貌之異奇長而狗齊生  
 惟正直秉恢宏慈惠之性負游畋任俠之資捐鬪龍於  
 海中射伏鹿於山右以茲豪宕丕顯英威既而鬻米以  
 活萬人援兵而弭群盜却飛蝗於郊野護渡蹕於風濤  
 歷生寄死歸之年皆捍患禦災之績民到于今受賜功

從振古無前今醮主某深荷洪庥預蒙陰隲敬以歲辰  
之吉謹陳醮禮之筵拭目神威志心妙道猥奉蘋蘩之  
薦仰干侍從之欽法衆虔誠謹伸奉請

亞獻

伏以蕙肴蘭藉愧無楚薦之芳芬吉日良時聊望神君  
之康樂既俯從乎衆請遂少憩於人間瞻佇鸞旌攀援  
龍馭冲虛廣莫浩浩乎杳無得於見聞畏敬奉承洋洋  
乎儼如在其左右伏願神嗜飲食福介式幾鑿黍稷之  
非馨取蘋蘩之昭信尊罍在手再挹流黃祝史陳辭承

熙純嘏虔誠稽首亞獻禮行

步虛宣疏

伏以爲喜爲嗔視更顏之師覲既醉既飽馮載起之皇  
尸雖塵供不可以久留惟神慈無嫌於拔止蓬門荒落  
敢比蔡經之家麟脯芳香暫待麻姑之會幽明相隔投  
轄何緣光景易流揮戈無術是惟三爵之禮匪爲過多  
雖使百拜之勞不敢言倦願龍驤之止嚮敬鵠立以遮  
鞍法衆皈依酒陳終獻

回軒焚燎

伏以靈通遍滿本無來去之蹤祀禮節文謂有將迎之  
數俯垂臨鑒過爾夷猶顧塵景之莫留歸太虛而超舉  
蟾光一縷遠隨笙鶴之音法供肆筵未冷香燈之炷薦  
遺福祉永祐人天稽首拜辭謹當奉送

友琴生說

陸君以清才少年入國子宜其一意於干祿之文也顧  
嗜古已卽能爲古詩文又嗜琴久之得其趣益與之狎  
視琴猶人也行則囊以隨止則懸以對憂喜所到手出  
其聲若與之語因自呼曰友琴生人亦以友琴生呼之

余客金陵友琴生則來訪余問以說余嘗見人道友琴  
生曩客杭鼓琴於舍忽有鼠自穴中蹲几下久不去座  
中客起喝之愈留此與伯牙氏之琴也而使馬仰秣者  
何異哉夫聲之感人在異類且然而況於人乎又況得  
其趣者乎宜生之友之也生請益予默然生亦默然頃  
之曰似得之矣然願子畢其說余曰生誠思之當木未  
有桐時蠶不絃時匠不斷時人具耳而或無聽也是爲  
聲不成時而使友琴生居其間則琴且無實也而安有  
名名且無矣又安得與之友則何如君復默然若有所



遺也已而曰得之矣乃今知於琴友而未嘗友不友而未嘗不友也余曰諾

一吾說

某君名萬應字子一者令其兄某問別字於子子應之曰是子之季也予不知其人審其字與名若志於道者也曰吾弟也少知讀近世爲生者書道則未也志則志於斯而已矣予曰志於斯可進於斯矣進於斯求之於字與名而有餘矣又焉用別而字之也某曰雖然願先生少有以命也曰唯唯吾少而喜漁觀漁於鳥鶩焉鶩

焉鶩焉鷗焉紛紛焉擾擾焉而未見其飽也壯而觀漁於十頃之沼筌者焉罾者焉鈎而縉者焉紛紛焉擾擾焉所逸者多而獲者少也老而觀漁於海之島鳥非鶩等也人非筌等也見一師焉操百斛之罾左得其綱之希而右掉焉已不失其目之密矣其放也若鳥之舒翼其歛也若鳥獲舉千鈞之石不崇朝而自江之南與海之北皆厭其腊此之謂以萬而得於一子之季也不別字則已苟別之則莫過一吾之一故別字之曰一吾

讀龍惕書

甚矣道之難言也昧其本體而後憂道者指其爲自然其後自然者之不能無弊也而先生復救之以龍之惕夫先生謂龍之惕也卽乾之健也天之命也人心之惺然而覺油然而生而不能自己者非有思慮以啓之非有作爲以助之則亦莫非自然也而又何以惕爲言哉今夫目之能視自然也視而至於察秋毫之末亦自然也耳之能聽自然也聽而至於聞焦螟之響亦自然也手之持而足之行自然也其持其行而至於攀援趨走之極亦自然也心之善應自然也應而至於毫釐纖

悉之不踰矩造次顛沛之必於是亦自然也然而有病於耳目手足者矣或爲翳甚或爲盲也或爲塞甚或爲聾也或爲不調甚或爲痿痺也始而罹是患也旣以壞其聰明運動之神而漸不可救其患之成而積之久也則遂忘其聰明運動之用而若素所本無於是向也以視爲目之自然而今也以不視爲目之自然向也以聽爲耳之自然而今也以不聽爲耳之自然向也以持行爲手足之自然而今也以不持不行爲手足之自然夫聰明運動耳目手足之本體自然也盲聾痿痺非自然

也而卒以此爲自然者則病之久而忘之極也夫耳目手足以盲聾痿痺爲苦而以聰明運動爲安舉天下之人習其聰明運動之爲自然而盲聾痿痺之非自然至於其病之久而忘之極猶且以苦者爲安非自然者爲自然矣而况於人之心其在胎妊之時已漸有熏染之習馴至知覺之後又不勝感物之遷小體著於嗜好而無有窮已人已奪於利害而未嘗知足播遷流浪百孔千瘡其在今日亦猶既壞之耳目手足舉天下不見其有聰明運動之神特有翳與盲聾與塞不調與痿痺甚

不甚之異耳而况一念流轉善惡易形兩可相凌物體無定如象之蓋舜入宮又忽然忸怩閒居之小人始而爲不善繼而愧旣而又作僞以著其善又如取子死生有傷廉傷惠傷勇之病而兩立於可與不可之間此皆倏忽變遷如環之無端而思慮所不及影響疑似如路之交錯而從違無可據故蓋舜入宮自然也忸怩亦自然也閒居爲不善自然也繼而愧自然也旣而又作僞以著其善亦自然也取與死生可亦自然也不可亦自然也而忘其病者孰知其病又孰知其不病哉夫象與

閒居之小人猶可言也何者入宮之與忸怩爲不善之  
與爲君子而欲掩其善惡之念雖若互發無端而景界  
頓別迷覺易知至於可與不可之間幽閒微細而罅縫  
難尋念之善惡無甚相形心所便安易於沈溺况於未  
泯之良時亦弋獲訟過之念似障天真於是以見起者  
爲本來踰矩者爲帝則因真恕妄所遺實多將清淨者  
喜其無情圓活者忘其詭隨遂非者假口灑脫而放肆  
者遂至於無忌憚苟無窮詰辯難又將執是說以蓋藏  
其過文飾其姦矣故盲與明對猶可辨也惟少有見焉

而以黑爲白白爲黑自以爲明者難稽也聰與聾對猶  
可辨也惟少有聞焉而以喁爲于于爲喁自以爲聰者  
難稽也痿痺者與平和者對猶可辨也惟少能持行者  
而并以不能者爲能難稽也憂道者以自然之足以救  
支離而不知冒自然者之至於此也然則自然者非乎  
曰吾所謂心之善應其極至於毫釐纖悉之不踰矩造  
次顛沛之必於是本自然也然而自然之體不容說者  
也說之無益於工夫也旣病之人心所急在於工夫也  
苟不容於無說則說之不可徒以自然道也惕之與自

然非有二也自然惕也惕亦自然也然所要在惕而不  
在於自然也猶指目而曰自然明可也苟不言明而徒  
曰自然則自然固虛位也其流之弊鮮不以盲與翳者  
冒之矣而今之議先生者得無曰惕者循業發現如論  
水及波終非全體隨時執捉如握珠走盤反室圓機亦  
或未諒先生之本旨矣乎夫見赤子入井而怵惕此惕  
也謂之循業發現也未見赤子之先與既見赤子之後  
或寂然而靜或紛然而動而吾之常明常覺常惺惺者  
無有起滅亦不可不謂之惕也亦不可不謂之循業發

現也業無際發現無際惕亦無際又何別有全體之可  
云哉至於以惕爲執捉則是有所恐懼不得其正少從  
事於口語者類能避之先生應不如是之麤也蓋先生  
嘗教人曰使窮世皆水指何爲水纔有陸地水始可名  
中庸言戒懼唯聖人常戒常懼無有畔岸故不見其戒  
懼衆人惟有放逸而戒懼始形然則戒懼者固天命之  
性工夫本體何嘗有二此可以見先生之所謂惕矣雖  
然人在暗室不能見物苟得日光還見秋毫不幸盲瞽  
日亦不見及復眼光仍仰圓魄則知光有得失見體無

爲惟耳手足莫不皆爾故人心旣失其顛倒悖逆甚於耳目手足之病而惕體依然苟調停劑量則易於盲聾痿痺之醫呼谷應聲立竿見影言說何益冷煖自知渭小子感先生之憂道識先生之苦心雖志氣不前而盤跚思振非以多言敷衍期於畢露瘡痍伏覽茲文悵焉援筆旣請正於函丈將遍質於同襟

書古本參同誤識

此本爲姑蘇雲巖道人杜一誠字通復者當正德丁丑八月所正而序之者也分四言者爲魏之經五言者爲徐

之註賦亂辭及歌爲三相類爲淳于之補遺並謂已精思所得也而不知欲分四言五言者各爲類乃俞琰之意也一誠其殆善繼俞志者乎渭細玩之如此分合乃大乖文理俞琰蓋幸而徒興是念耳使果爲之其罪不在杜之下矣成都楊慎爲之別序此書乃云近晤洪雅楊邛嶽憲副雲南方有掘地得石函古文參同者正如杜所編者借錄未幾乃有吳人刻本而自序妄云精思所得夫慎之序旣如此而一誠有別序則又云竊弄神器以招天譴其從父號五存者跋其書又云書未出而

爲人竊去冒托觀此則慎之所聞於楊憲副者乃他人竊得於一誠而托以石函者也慎不玩其理乃輕信而訾一誠反以一誠爲竊盜夫一誠之可訾乃特在妄編耳豈竊盜於石函者哉乃若謂一誠之盜竊直謂其盜竊琰之意而以爲出己意則可也一誠失於信人慎失於信古務博而不理述書多至八十種誠如此類豈可盡信哉又有稱王圍山人者序此書有云故人自會稽來貽善本遂捐俸以刻則王圍當是一官人而刻此者也慎都不檢點以爲杜一誠既云精思自得又云友人

自會稽來貽善本謂一誠自露其情掩耳盜鈴如此則慎將謂一誠卽王圍矣疎一至此耶 此書王圍山人

序一嘉靖癸巳秋七月不著姓名 參同契跋一號五存不著姓名跋中稱仲子其必

一誠之仲父也 杜自序一 又別序一 楊慎序一 愚揣

諸序之跡王圍之刻以人竊得杜本而托以石函 楊慎之序刻則杜

本始出矣而他黃圍序嘉靖癸巳秋作中有故人自人復刻之者會稽來貽善本而已捐俸以

刻之五序跋正德己卯二月作中有仲子敬心頌讀之語有得經註一正書未出而爲人竊去冒

托他姓以覓利反謗其僞作之語敬心杜一誠自序

杜幼時字也以其稱字故知爲仲父序後列凡例云一經文三篇爲一冊箋註三篇爲一冊

有序一經多四言間有散文註雖五言或有四言句一  
三相類文體無待更訂而經註節次或有差錯以待後  
賢

杜一誠別序

不著日月中有竊弄神器以招  
天譴則非僕所敢望也之語 楊

慎序

嘉靖丙午仲冬作中有會楊憲副說南人掘地得  
石函有參同古本借錄之未幾人自吳中來得刻

本妄云精思豁悟及觀其書之別序又云友人自會稽  
來貽以善本半簡之間其情已見亦可為掩耳盜鈴之  
語今楊慎亦刻此本中則  
非杜盜其書也可知矣

井田解

自禹治水後九州諸大水不大泛溢決徙者蓋田以井  
故也田井間之水自遂而溝而洫而澮溝廣深各四尺  
洫廣深各倍之蓋取其細流以澤田而水勢之分千條

萬派如髮之析而約於梳齒無臃膩不通之患廢井田  
而為阡陌則凡向所析之細流盡併而為陸矣猶髮之  
舊析於梳齒者今還束而髻之其勢併其力自悍安得  
不決且徙又當其始溝洫而澮也田上之由行自徑而  
畛而塗而道徑可走牛馬畛容大車塗容乘車一道容  
乘車二而四方輦輸並得直抵畿輔井廢而陸以田則  
由行車輦未免避田避田則四方道里始不勝其紆曲  
倍日月費旅給故井田廢不特妨水且妨陸矧曰無以  
限戎馬耶



青藤書屋文集卷三十終

補遺

寄登州蔡守備都使

登州有海市而都使成君余故人也作書來誇其景兼寄蓬萊集一部令涓賦詩一首將刻入其中小蓬萊者元禎謫越詩中之語也

牙門遙映列仙臺總帥偏宜上將才出海戈矛俱借水  
飛空矢石并成雷天邊送鴈將心往馬上題書帶景來  
解道觀遊憐獨往那能分向小蓬萊

詩見卷七題為寄成女彝守備登州

過許君草堂

高門偏自傍城隅，車馬無喧席每虛。  
西去垂楊連古道，東來流水接清渠。  
窓疏積曙晨搖筆，花樹棲螢夜映書。  
更喜數爲文字飲，新秋還得慰僑居。

咏觀音蓮

猶聞火裏蓮能長，今見蓮從陸地栽。  
廣葉祇馮圓性轉，龕花全借法身開。  
叢搖寶鬘空中去，氣達旃檀雨後來。  
試問集觀誰具眼，解將真見聽飛埃。

咏落葉

秋來一葉杳然飛，無奈秋風葉葉隨。  
昨夜井梧應逐颯

誰家霜笛莫頻吹，掃從門外賓方至。  
積向爐邊夢一炊，但苦夜深和蟋蟀。  
倍添蕭瑟不勝悲。

宿秦仲虛初陽臺上

風引青霞曳徑長，千尋臺古映初陽。  
何如下有編蘿屋，避世身棲白鳳凰。

青藤書屋文集卷三十終



青藤

